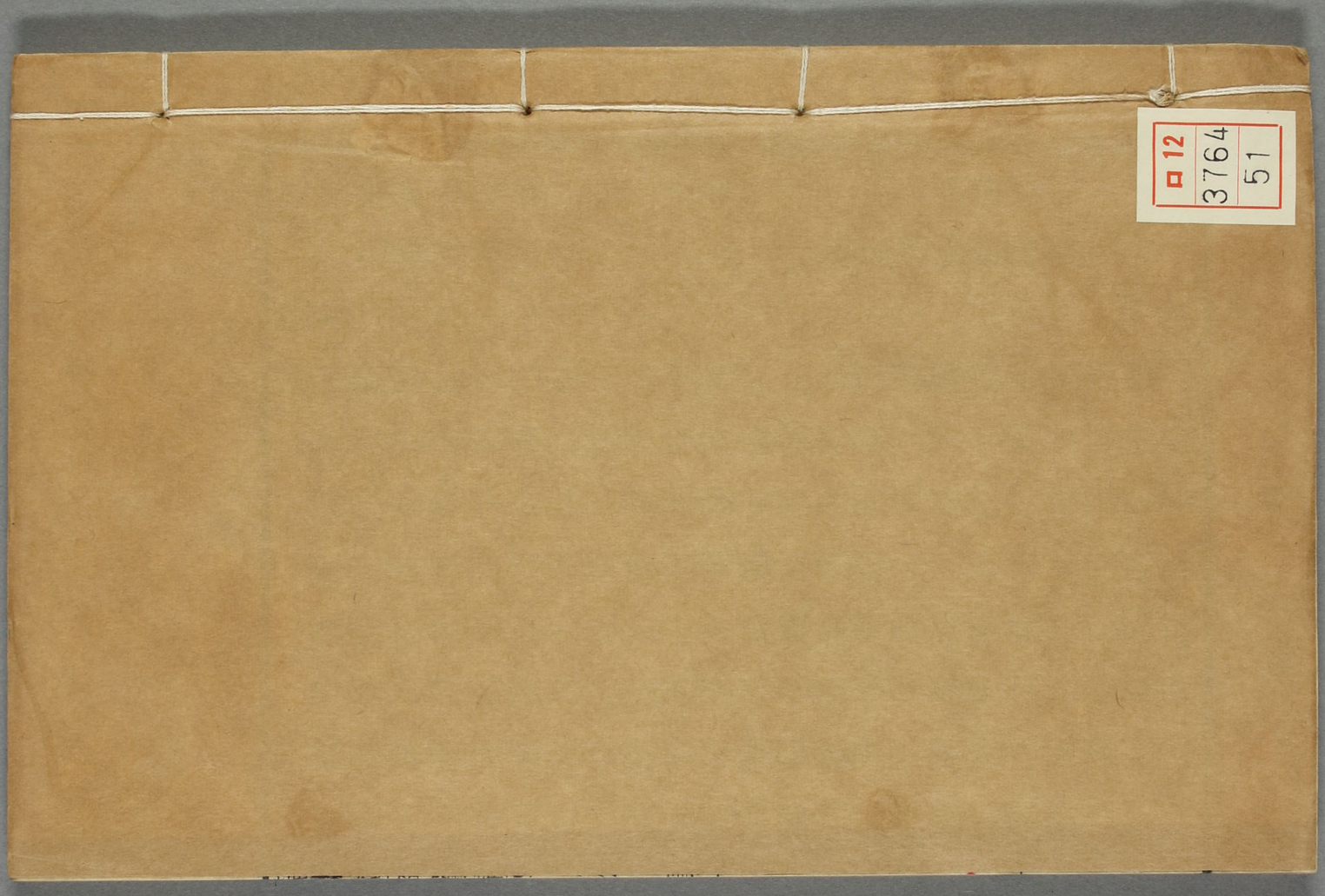
12
3764
51

D12
3764
51

毛詩周頌口義一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清廟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謹按蔡邕獨斷宗廟所歌詩備載周頌三十一章大略同毛詩序亦時小有所更易清廟云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蔡以清廟爲明堂故謂祀文王爲宗祀與鄭異義禮祭統記曰夫祭有三重焉獻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周頌三十一篇皆樂歌也而升歌清廟爲最重故文王世子記曰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注云

91-84

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諸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
旅也語正義云德音謂歌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致謂致
極也言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會合文王道德音聲理之
至極也清廟之詩所以立人道之極故欲使在位者偏聞之
明乎清廟之詩然後知文王之爲人君爲人父武王周公之
爲人子爲人臣其繼志述事之大者備於是詩正義云禮記
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
故爲周頌之首蓋人之道惟孝爲至極明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以嘉文王之德不獨周公不敢居其功並不敢謂成武王
之德所爲推孝之道以至於其極也序言周公率諸侯以祀
文王周公所率者東方諸侯西方諸侯召公率之不言者詩
以周公爲主從所略也成洛邑不言召公亦然而正義乃謂
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又言經營洛邑召公所
爲以周公攝行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爲主又引明堂位
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此皆不知父子君臣之道者
也何足以語清廟之詩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
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謹案頌以清廟爲始而祭祀賓客皆列升歌其故何哉曰先
王之至德要道其在斯乎召誥曰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鄭
注云於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

可知序言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成王在豐祀文王者周公也卽洛誥所云予不敢宿則禋鄭注以爲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者乎遂以是爲百世之登歌乎則成王言公定予往已（熙同）公功肅將祇歡者周公卽自爲之乎則洛誥一篇成王周公所爲拜手稽首往復相告者何事乎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論其世以是爲親見文謨武烈之佑啟後人咸正無缺者而歌之乎噫必不然矣竊嘗紬繹洛誥之文周公使來告卜成王敬答誨言周公遂告王以往新邑宗祀文王朝諸侯之事成王猶是不敢及天基命定命之心一則曰公功迪三則曰公功又終之以公無困我此當日君臣之咸有一德者可以告天下萬世者

也至周公再述武王大訓以恭孺子王之命者申之以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昭子謂武王文祖謂文王不言昭考言昭子者蓋推本於三年稱子之文此武王周公所以思哀思懼其君臣父子之間有非當時朝廷所及知者矣又終之以萬年其永觀訓子懷德子謂成王也非孺子沖子之謂言自此以往皆三年無改之義也成王遂往新邑宗祀文王以告成功以命周公後王賓秉禋引考承敘脩於是時而謂周公自率諸侯以祀文王於君臣父子之道何以成之乎聞之世父曰顯相者周公也士禮有顯相與子皆稱哀皆稱孝雖曰相必所祭者之子若孫矣豈凡助祭者所得與乎士禮且不得並稱眾子所以明等衰而著服事其上之義況天子乎以

此言之而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皆著矣清廟爲洛邑既成祀文王之詩不言宗祀明堂之大禮而推本於當日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禴同吉祭之稱蓋自卒哭之明日若祔若小祥若大祥其辭皆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甯顯代也相助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雖以天子之尊莫不皆有布衣昆弟相救於急難之心武王之反自商郊也誥周公曰我于西土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又曰乃今我兄弟相後用建庶及周公悲不能對涕泣拱手而已所諄諄付託者定天保依天室皇祖高位於上帝也周自文王受命后稷已配天矣武王之具明不寢者豈不謂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乎故周公於武王之不豫自爲質以告三王代武王之身新命永終七年誕保固周公所不敢知然公之心則猶武王三年無改之心也終身焉而已矣故其詩曰於乎美哉此肅然清靜者文王之廟也廟中之象肅肅雝雝思齊之詩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文王之德也文王實顯臨之非孝子子某孰承之父子之道也次之曰顯相長幼之序也亦以德命管叔不與焉次之曰多士君臣之義也而皆執文德之人以對揚乃辟於在天況周公乎於是率天子諸侯執豆籩駿奔走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孝經言天子之孝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清廟之卒章曰無斁於人斯斯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矣中庸記之論政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

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蓋人臣在君之下位君子亦在天之下位臣不得於君不可以治民君子不得於天亦不可以治民而皆不外乎誠身明善而已由脩身以事親由事親以知人由知人以知天子之所以事父臣之所以事君聖人之所以事天無二理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周頌之立人道之至極者以清廟爲首也

維天之命

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謹案周公作三象以嘉文王之德合大武爲九成故曰三象

而清廟之三亦爲三象清廟爲登歌維清與武皆爲下管維清奏象舞武奏大武而武爲武王之詩不在三象之列故與昊天有成命同科然則登歌下管歌文王之德者祭祀賓客皆用之其間序以維天之命之詩何也維天之命言文王之德明象舞之所以作也詩之言文王之德者未有深切著明如此者也序言太平告文王是周公自以其致太平告成功於神明而謂嘉文王之德者非文王之德待武王周公而後成而武王周公之所繼志述事者皆文王之德也此天之命也詩之言天命者未有深切著明如此者也頌之美武王者以其事故其文博武志七章是也頌之尊文王者以其德故其文約維天之命一章而已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此本文王之德推以配天非謂子孫既致太平讓善祖宗以配天也文王受命郊祀后稷以配天亦本后稷之功推以配天故思文之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言后稷所以立人道之極也故謚武志三章於清廟之什以配三象焉此二祖配天之義之大者也非謂子孫既受命卽尊其始祖以配天也舜既受命不改唐郊其明徵矣而正義乃謂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是何言與周頌之興皆本於后稷文武之功德在成王之世周公定其樂歌安得謂頌聲之興繫於子孫乎那與烈祖元鳥非成湯中宗高宗時作乃謂祖宗太平而子孫末太平則所頌之詩繫於父祖商頌是也文理之難通者矣酌

以告成大武於是作大武之樂大武謂之酌維天之命以告太平於是作象舞之樂與大武合奏謂之象武告太平必於文王者明頌聲之興繫於文王也豈繫於成王周公乎故三象之義明而周頌三十一篇皆可推而知矣禮祭統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鄭注云武宿夜武曲名也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卽大武之樂也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安得有停止宿夜歌舞待旦之事乎況武宿夜是舞非歌以爲武曲名者亦非也古文夙作倕宿夜卽夙夜無逸言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

中昃不皇暇食周語曰夙夜恭也三象嘉文王之德故卽本其夙夜敬事之心名之武宿夜者卽象武也中庸記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一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其言三象之樂所以形容盛德者孰有深切著明如此者乎夙�夜不甯與天同運洋洋德美訢合壹壹含生之類煦嫗覆育樂三閱而德音之盈滿於天地之間者陰陽之和寒暑之時風雨之節蜎飛蠕動羽毛角觡甲宅句萌宎咬喁于胷懷布寫皆盛德之形容太平之頌聲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斯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謹按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正義以傳無不似之文疑取其說而不從其讀蓋傳文孟仲子曰下本有維天之命於穆不似之文明引經附傳時所刪不似似也不顯顯也似續也顯明也與不已義亦相近然中庸以言至誠無息則不已爲長故鄭不用其讀而從子思論詩爲正也傳箋皆依中庸以說經其義精矣自假以溢我以下鄭頗用己意今卽子思論詩之推言之者終其說中庸記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此言聖人之制禮所

以配天地而行之久遠也聖人有純一之德與天地同其不貳不貳故不已聖人之道卽天地之道也禮者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經天緯地之文其數十一而盡之以純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而盡之以不貳皆推其極致而言之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和而後行優優和之行也假說文作誐誐者嘉善之謂也嘉善所以合禮也和以節性愼以定命非純一之德則大美之在天地者無以凝之矣本其所以作其天也推其所以行其人也先聖不能無待於後聖祖宗不能無待於子孫也成王能厚行之也上當有曾孫二字亦引經附傳時所刪鄭釋曾孫爲後王易傳者以對文王而言成王不當稱曾孫不知經稱成王爲曾孫非對文王言也信南山傳曰曾

孫成王也彼疏云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時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爲曾孫也不繼於文王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太王亦有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其謂經通稱成王爲曾孫是矣又謂繼太王而稱曾孫則非也金縢周公告太王王季文王稱武王爲元孫元孫猶言元子也不以對太王而稱曾孫曲禮曰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注云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彼疏云外事郊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某言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謂不敢同外內者若宗廟之祭從內事之例而辭稱孝若凡常山川並岳

瀆之神從祭之在外之例而辭稱嗣是在內從內辭在外從外辭今天地社稷既尊不敢同外內之例雖祭之在內而用外辭是不敢同外內之常例也曲禮又言諸侯之禮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郊特牲曰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爲國家也亦當主內事外事而言而鄭注謂事祖禰稱孝子孝孫事五廟稱曾孫失之矣墨子言武王將事泰山隧稱曾孫周王是天子外事亦稱曾孫也非自孫之子以下事先祖之稱明矣此太平告文王而成王得稱曾孫者告太平必告明堂故從不敢同外內之常例而稱曾孫告明堂而言告文王者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立明堂於洛邑以繼豐鎬之辟雍謂之明辟又謂之新辟其告明堂主於告文王也明所以致太平者本於文王之德也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者即洛誥所云于文王武王惠篤敘也經不言武王者武王亦篤敘文王之德也洛誥曰篤敘乃正父罔不若惠若皆順也正父武王字也曲禮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注云畛致也祝告致於鬼神辭也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言武王度洛邑命史佚遷九鼎三巫告神也然則成王之篤敘文王之德者皆武王所以命周公也故言告文王不言告武王也夫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文王得之以德性曾孫繼之以問學致廣大極高明此聖德之悠久與天地無疆者也盡精微道中庸此問學之温故知新亦

與聖德同其悠久者也厚益加厚崇益加崇是之謂天命之不已是之謂聖人之德亦不已是之謂君子之問學亦不已也然則言禮者孰有深切著明如此者乎故曰三象者美盛德之形容之極致也

維清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

謹按毛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則象舞非大武文自明矣正義承鄭注禮記之誤曲爲之說而毛義轉晦勻卽大武已詳酌詩義中至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但有大武而無象舞正義所以起問者似矣惜未得所以應問也以經傳諸子攷之曰象曰大武曰象武必知其所以分然後知其

所以合呂氏春秋古樂曰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五洼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勿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是武王勝殷誅紂而作大武成王黜殷命殺武庚滅淮夷而作象故白虎通云武王曰象周公曰酌合曰大武最爲近之惟謂武王作象則未深考耳大武六終三象三終宗廟用之統謂之大武亦謂之象武於是歌維清以奏象歌武以奏大武二詩或皆作於成王之世至武王時卽作

武成王時始作象而皆周公爲之此無可疑者武王薦俘馘於京太室其時大武僅有六成故用夏籥以備九變後世遵之作三象以後猶用夏籥故仲尼燕居曰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是也惟天子用異代之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僭天子之樂矣何休公羊解詁云周所以取夏籥者與周俱文也至象武合奏左氏春秋曰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武未盡善當言猶有憾太平而作象舞當言周之盛而互易其辭可知二樂本無大別矣其言象箾者與韶箾同義言箾則不用干戚矣說文云箾以竿擊人也虞舜樂曰箾韶象箾者象韶箾也既作三象然後武象九成盡美又盡善矣夫子謂韶又謂武蓋以韶

三聖相繼而盡善故韶者繼也武象亦三聖相繼而盡善故象者法也似也象舞者所謂嘉文王之德非象用兵時刺伐也箋謂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與禮記注皆誤以象爲武正義謂象舞象文王之伐明知象非武矣而猶必曲爲鄭義引伸其誤益甚於鄭維清經與傳皆無刺伐之文箋誤以象爲武遂附會牧誓文言之又以文王之典爲文王有征伐之法又以維周之禎爲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皆違傳義疏明知其誤依違釋之皆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謹按音義云禎音其祥也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是音義正義皆作禎今所行者從定本集註本妄改也

或從說文改釋言祺祥也爲禎祥也不知釋言所釋皆文同音同而義各異者以明六書假借之例不得改祺爲禎也詩言維清者謂至是始成功致太平也呂氏春秋序意曰古之清世是法天地高誘注云清平也緝所以法天之明熙所以法地之廣釋詁曰緝明也熙廣也說文云熙廣匠也从匠从巳聲故熙訓廣光廣古通借故緝熙爲光明光明亦廣明也德象天地者惟文王故作三象以嘉其德言文王之典肇禋者典法也常也肇禋非常典也故易常爲法我將則訓常者文王始受命郊祀后稷以配天是謂肇禋成王申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謂儀法始之爲法善法之則法爲常也言迄用有成者謂文王之功至是始成也

武未盡善謂文王之功猶未成象者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周之盛猶唐虞之盛也明矣廣矣無以加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彼以武之未盡善獨爲武王言者此不可與繹聖人之微言也

烈文

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謹按烈文之詩周公誕保文武受命致太平洛邑明堂成作是詩以申明堂之政進戒嗣王也序言成王即政者洛誥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言天申命成王成王當往新邑就受之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辟謂明堂之法即所謂明辟新辟也方言云退緩也成王言欲

少緩就新邑明堂避不敢當太平之成功也然則序言卽政洛誥言卽命卽辟一也正義以洛誥證此詩深合經義而以爲朝享之禮則依違箋意於義轉滯周禮先鄭說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後鄭易之謂每月有朝廟之祭成王卽政卽正月朔朝廟而祭不知成王之往新邑告太平非告卽政也序意以成王告太平於明堂謂之卽政非謂成王以己新卽政而告廟也政者明堂之政也馬鄭說經承王莽劉歆毀壞師法之後其說周公相成王之事多失其實毛詩最爲近古又爲王肅等所附會此不可不辯也烈文申明堂之政故首言烈文辟公卽洛誥所云朕復子明辟也宗祀明堂諸侯助祭者皆在卽以誠命之故言諸侯助祭非爲諸侯助祭而作是詩也箋誤會序文疏又過泥箋說往往以鄭義爲毛義今刪取其要俾不失詩故焉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謹按諸家訓辟公者說多異鄭以辟爲百辟卿士以公爲天下諸侯包咸論語注以辟爲諸侯以公爲二王之後詩言成王卽政而先歸美於卿士諸侯二王之後祉福錫之子孫安之無一言及成王卽政之事乃推言所由然曰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下以爲文外大義而頌所謂告成功於神明者顧安取乎傳不訓辟公但言光明文王之德以錫祉福而

子孫安此無疆之大順則辟公固謂明堂之法之事矣小爾雅云封大也周官封人注云聚土曰財國語注云雍本曰封物之雍聚皆爲大故訓大廱槀皆繫也故訓廱爲累明堂之法以封建錫福於下民故洛誥曰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梓材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矜寡至於嬪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此所以式文王之典集庶邦丕享也謂諸侯無或積聚靡槀於爾邦以自侈大其廢置皆出於天子釋詁云崇重也重亦積累義訓崇爲立者言有大功於民者則加地進律天子立諸侯之義也使其子孫繼其緒而美之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之謂也雖然此非

可求之諸侯也惟王者得人以自彊則有以訓道四方召誥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此得人自彊勉而訓道多方使復其性以承敘也雖然此又非後王之所自爲也惟文王之德顯於天矣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矣自昔文勤武教皆立辟雍以至周公旁作穆穆迓衡不迷然後厚行典禮徵之殷獻民以作此四方新辟而百辟莫不取法焉駿惠篤敘作周恭先化民之德淵淵浩浩迄乎沒世君子以是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以是樂其樂而利其利其盛德至善之在民者不可忘也此武王之大訓也此天子之所自學也夙夜毖祀基命定命胥於此矣故曰烈文之詩明堂之政也頌之言明堂之事者有三曰烈文曰我將曰

雝烈文申明堂之政也我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雝禘祭也宗祀與禘祭皆在明堂烈文與雝經皆言辟公我將不言辟公故序特言明堂互有詳略是則然矣載見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其詩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彼辟公非諸侯乎曰序所謂武王廟者非宗周之廟乃洛邑之廟也周書作雒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孔晁注太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也鄭氏禮說春朝夏宗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冬遇一受之於廟皆文王廟也故先言載見辟王再言率見昭考云始見乎武王廟而文王廟從可知矣烈文載見皆言辟公則二詩爲同時並事更從可知矣且載見爲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之詩乃言百辟卿士

於義難通又傳所不訓者疏皆以箋意釋之後人遂習以爲詩故誠不可不察也

天作

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謹按正義謂祀先王先公是時祭非祫祭者以箋不破祀爲祫與商頌元鳥不同元鳥與那烈祖序皆言祀而箋有異同天作序亦言祀而疏有異同其非序義則一也序既言祀先王先公明先公非獨后稷后稷爲配天之祖序必不略之而稱先公且在先王之下則祀先王先公其爲祫祭又明矣天作之詩與烈文相次知是一時之事洛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謂祫祭於新邑之大廟也先王先公皆升合食於后稷

之廟但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在豐未必祝迎羣廟之主耳故曰祀先王先公而不言祫祭也以往歲之十二月戊辰烝祭后稷廟而祀先王先公以來歲之日至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武王亦配焉故烈文天作我將載見皆一時之事也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后稷配天之事而序我將前者洛邑之成卽行郊禮召誥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書作雒曰乃設邱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曰月星辰先王皆與食是也至成王往新邑然後行宗祀明堂之禮洛誥曰祭歲是也歲者初歲也夏正初歲爲啟蟄周正初歲爲日至言祭歲不言初歲祭者郊常祭也故夏時言初歲祭明堂禮祭也故洛誥言祭歲昊天有成命與我將非一時事也以事類序者

也至祫祭后稷之廟在宗祀明堂之前皆成王往新邑時事以新立后稷之廟故先祭后稷而後祭文武以時先後序也禮五年而再殷祭祫與宗祀一時並舉無乃瀆乎曰此洛邑既成五宮新位咸秩無文周公定之成王行之以是爲萬億年敬天之休何謂瀆乎大廟之禮莫大於祫明堂之禮莫大於宗祀宗祀之禮夏殷無文故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嚴父配天之祭惟周公行之亦唯文王之德之純與天命爲不已也故禹湯皆稱宗而文王稱祖而或乃謂明堂祖宗配食之禮四代皆然又以秦月令季秋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當之帝禘古通彼謂禘嘗爲大饗告備其犧牲者卽祭義所謂養獸巡牲之禮耳而以

爲明堂之祭豈其然乎禘郊祖宗四代所同宗祀明堂周公所造洛誥曰王肇稱殷禮言未制禮之時用殷禮也又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太平去殷禮也成王之往新邑主於宗祀明堂以告太平而十二月戊辰烝於太廟以祀先王先公周謂郊與明堂皆祭天禘與祫皆殷祭不可一時並舉聖人饗帝孝子饗親其義精矣何謂瀆乎正義謂天作是時祭非祫祭特以過泥箋意而誤也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謹按晉語引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下有親字衍有天矣傳能安天之所作安當爲大段氏若膺說

傳荒訓大箋康訓安相涉而誤易說云傷者以言其德也通精無門藏神無內光明四通佼傷立節注云佼傷無爲故天下之性莫不自得佼傷者寂然無爲之謂也說文云佼交也傷佼傷佼傷之義本出易緯彼注謂佼傷是無爲亦與韓康伯繫辭注意相近舊以爲鄭康成注不類也周易釋文云易知鄭荀董並音亦而毛詩釋文皆讀羊豉反或輕傷與佼傷讀異亦相涉而誤也箋又謂作爲築作宮室徂爲後之往者皆非傳義正義以佼爲佼健與箋意違傷既音亦和易亦非本訓傳言大王能大天之所作訓作爲生則彼作矣亦當言萬物之生詩以物之生於高山喻民之生於土地大王不以土地之故而易民之生故不以所用養害所養不以所用養

害所養故能尊生故能得天周語曰自后稷以來甯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蓋自后稷始基至成康刑措百年之久而後安民之功始成也然言王迹之所起必始大王至於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皆所以成文王之德而已矣魯語曰高圍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報是秋冬之祭嘗以爲烝嘗蓋祫祭升合食於大廟又祭於其廟以報之大王於成王爲四親廟而高圍當爲壇墠之祭序言祀先王先公則不宿以下咸在其非報祭又明矣故豐年可爲以樂羞盦之歌而天作則唯祫祭用之也言大王則先公奕世載德者皆可知也言文王康之則后稷之始基靖民者可

知也言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則岐周洛邑通千里爲封畿可知也徂謂諸侯也酒誥曰我西土棐徂邦君殷之頌曰我徂維求定皆謂諸侯也周世世修德天又錫予善人往來以迪彝教帝遷明德串夷載路文王所以受命也易簡合撰斯之謂矣烈文天作皆言子孫保之雖明堂大廟禮有異數至於持盈守成安樂祖考者其義一也又何時祭祫祭之聚訟爲昊天有成命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謹按郊邱異議學者多以鄭氏爲宗鄭氏之說主周官大司樂及禮祭法記而其實則本讖緯六天之名也周官無明堂宗祀之禮考工記始言明堂與世室重屋同制詩書禮傳記

則有郊祀有明堂而無圜丘周公太平制禮以宗祀明堂爲最大而周禮曾不一及之若周有圜丘以礬配天之禮何以周頌有郊祀天地之詩有后稷配天之詩有祀文王於明堂之詩獨無圜丘祀天及帝嚳配天所歌豈以其成功告神明者顧不及帝嚳耶若以周頌非全詩於禮不必備又何以郊祀明堂禘祫無不燦然具在也今以詩書證之郊祀以夏之正月周之三月召誥丁巳用牲于郊亦三月也卽夏之正月也明堂宗祀之月無明文而洛誥之祭歲則曰至也周之正月也大司樂曰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鄭注云

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則圜丘固取象於天之明堂矣大司樂圜丘之奏樂以冬日至洛誥明堂之祭亦以冬日至是周禮所謂圜丘或卽書所謂明堂與而王肅以爲圜丘卽郊郊卽圜丘亦未必然也何也以召誥洛誥郊與明堂不同月而明堂與圜丘同日也禮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蓋誤以明堂爲郊鄭以迎長日之至爲建寅之月恐亦未必然也二戴記言明堂不言圜丘周官言圜丘不言明堂其互文亦可相證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咸池之舞卽易緯所謂冬日至祭天文夏日至成地理是也月令仲夏令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周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而秦以爲大雩且廢孟夏正雩之禮故鄭氏譏其著正雩此月失之然帝用盛樂卽夏至偏祭五帝而以季秋大饗帝嘗犧牲告備當之其爲失更甚焉已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豫爲二月三月之卦明堂之祭何以用冬日至乎曰鄭氏易注云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爲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豫象作樂非象明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兼郊祀宗祀言之專指明堂失其義矣然則圜丘明堂制各不同其來舊矣今據洛誥之祭歲遂謂明堂爲圜丘其說亦有可攷

者乎曰無輕議禮古志之矣然謂明堂爲圜丘亦非臆論也圜丘者明堂之庭也祭天於明堂奏樂於圜丘固無可疑者帝嚳圜丘配天其說捃於鄭氏而大司樂注不詳圜丘制度則圜丘之制本無可攷矣明堂之庭謂之圜丘者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之制周圜一百八筵以象天隋書牛弘傳異義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圜如璧雍之以水左旋以象天也白虎通辟雍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一百八筵以象天也蔡邕明堂論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天子之學圜如璧壅之以水示圜言辟取辟有德不言雍者雍和也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其中是明堂周圜有水則水以內爲圜丘矣其澤中之方丘無從定其所在之方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傳曰雝澤也則澤中之方丘或卽在圜丘之西也圜丘方丘皆在辟雍之內故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天神地示之大祭皆在焉惟宗廟爲
連類而及然大禘亦在明堂則人鬼可得而禮祭之最大者
也然則成均之法卽明堂之法乎曰然鄭氏注云董仲舒說
成均五帝之學彼疏謂五帝總名成均若三代學總名庠雍
是成均卽大學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
者中學明堂之位也成均之法爲明堂之法昭然可覩矣此
宗祀明堂之禮見於周官者也又何疑乎序言郊祀天地者
古人之文不可執一而論禮中庸記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帝也社非事上帝而禮皆謂之事上帝召誥曰丁巳用牲于
郊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則郊祀兼言天地可也要之昊
天有成命爲郊祀之歌則無疑義矣其分祭合祭之議皆後

人之贅說也必欲行北郊之禮當以正義之說爲允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
厥心肆其靖之

謹按文王世子記曰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
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注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
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語說合語之說數篇數論說
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彼疏謂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以
廣注義記又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
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
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云

語謂論說於郊學也又語爲後復論說也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彼疏謂郊學爲四郊之虞庠周以虞庠爲小學也然則自郊人而選士而俊士而造士而進士皆以語說進其等則古人之重語說也至矣周語單靖公之宴叔向也語說昊天有成命卽記所謂語說也韋昭訓說爲樂誤叔向述其語說以告單之老周語備載焉傳所從者是也今繹其義以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爲頌之始以夙夜基命宥密爲頌之中以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爲頌之終此古人離經之遺法也天有成命王有成德敬百姓所以敬天也惟聖人爲能饗帝者如此儉德之恭也事天者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事莫若恭恭莫若儉儉莫若信信

莫若寬能信能寬百姓寧矣此成王德者所以定命也明以法天廣以法地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使皆厚其心以固其俗民是以和德是以成聖人察民以知天察身以知天然後可以事天非可求之外也非可假之外也頌之盛德斯爲善言天者矣賈生書說與此異其說曰蓋者寗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成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言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夙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保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謌謠文武之烈紊九譯而請

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祟民不謗怨故曰宥密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此即正義所指疑是成王身者說也至其以說爲美說其志與韋注同以詩爲頌美成王之辭與薛漢韓詩章句之釋時邁相近則當時師說大概然也鄭破廣爲光不知即本訓廣破固爲故不知故固古通章句之學自漢之東古法漸失況魏晉以下乎學者愼無鹵莽於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也

我將

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謹按正義謂明堂之祀爲大饗五帝於明堂者說宗鄭氏其

五帝名號見於緯候之書而其制又皆沿於秦世儒者之書惟周官有祀五帝及兆五帝於四郊之文然五帝之祠至漢高帝立北畤而始備及文帝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而儒者遂附會考工記五室以爲明堂之制又太一之方起於謬忌而儒者又於明堂盛德記剌易緯太一下行九宮之數以明其制此五室九室所自昉也以周公太平制禮而一斷以讖緯方士之言及睨周秦漢之所沿革此議禮者所以不能無間然者耳周禮五官不言明堂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鄭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彼疏謂鄭曲禮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明堂不卜此云卽執事而卜日則此祀五帝不合有明堂鄭云及

明堂者廣解祀五帝之處其實此處無明堂下經祀大神示疏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亦不及明堂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謂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其以六器禮天地四方鄭注亦謂冬夏至及四時之祭皆不言明堂卽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明言五帝矣然亦非明堂也則頌所謂祀文王於明堂周公制禮之最大者而周官獨不一及之乎封禪書引周官冬日至祀天於南郊夏日至祭地祇謂圜丘卽郊其說亦不始於王肅惟不言北郊耳自秦及漢初皆以時爲郊而祭地於澤中之圜丘與周官之圜丘方丘固不必盡合也至武帝又改澤中之圜丘爲后土祇帝時匡衡等始舉南郊北郊之議以爲郊處各在帝王所都之

南北乃立南北郊而罷雍五時及汾陰后土其後屢復屢罷而明堂則在泰山之下亦非禮所謂明堂也至王莽改祭禮乃據周官以爲祀天地之樂有別有合大合樂以致鬼神示爲合祭分樂而祀之以祭以享以祀爲特祭孟春正月上辛及丁合祀天地於南郊日冬夏至分祀天地於南郊北郊而北郊則使有司奉祭其於周禮稍詳矣然以圜丘方丘爲南北郊則一也蓋夏正之郊與冬日至之圜丘固不能并而爲一而合祭之說亦甚不經至於周宗祀明堂之月惟洛誥之祭歲爲日冬至周之正月與大司樂同則圜丘之奏樂降神卽明堂之宗祀也祭地雖於方丘奏樂降神其正祭當亦在明堂大司樂但言奏樂不言其祭之儀節大宗伯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郊祀明堂皆禮祀也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
青圭赤璋白琥元璜禮四方天至尊無對故稱上帝是爲天
神其地與四方卽所謂兆五帝於四郊月令五行之帝是也
是爲地祇月令仲夏帝用盛樂合祭五行之帝卽夏日至澤
中方丘之奏樂秦以爲大雩此其異於周禮者耳若夫六天
之名及謂五帝太一之佐者皆緯書方士所稱不足據也后
稷南郊所配文王明堂所配皆昊天上帝明堂五宮同制後
儒以有大饗五帝於明堂之說遂謂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
室西南水室西北則土室當在中央以爲帝各一室無奧阼
之位亂堂室之制謹依顧命路寢東西房夾室周書作雒五
宮以證考工記五室四旁兩夾之不在四隅而鄭志乃謂西

都猶諸侯制度其舍經任傳之失當不辨而自明矣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謹按將古文作鬱見古彝器其文或爲鬱彝尊鼎或爲鬱彝
或爲鬱牛鼎或爲某作鬱某寶尊彝說文作薌煮也从鬲羊
聲字亦作饗封禪書曰泰帝興神鼎一黃帝作寶鼎三禹收
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饗享上帝鬼神徐廣云饗亭煮也音
殤亭當讀饗韓詩于以饗之毛詩借湘傳曰湘亭也是毛訓
薌爲亭此傳將大享獻也大字爲後人妄增篆文言獻之言
與言飪之言本一字傳將亦訓言或疑言言覆衍改言爲大
箋不知正易訓奉養亦未得也經言維羊維牛正義謂配者

用太牢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知郊用特牲配者亦用特牲禮
言郊特牲不言明堂特牲祀文王於明堂言維羊維牛知明
堂得用太牢也維天其右之言天之饗而右之也儀式刑文
王之典日靖四方維清之頌曰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謂
文王始受命郊祀后稷以配天是爲文王之典及成王作洛
邑致太平然後有成靖四方者成王也用文王所以尊祖者
尊文王祀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爲儀式刑文王之典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也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文王之饗而右
之也少牢祝嘏主人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
孝孫文王之右之天之右之也維天不嘉子降來省則亦不
賓在高祖矣文王之典不其墜於地乎此告太平之祭當著

爲明堂之法以示後之人故烈文之頌曰烈文辟公錫之祉
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載見之頌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
緝熙于純嘏辟公者明辟之事也明辟明堂也事祭事也明
堂之事莫大乎宗祀其緝之亂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我將與天作作於一時其義相應蓋推本於先王先公
之創業垂統夙夜祗懼以保其國者書之金板藏之明堂而
無祈福之辭焉事天之誠當如是也明堂之祭小於郊祭郊
不祼而明堂有祼郊無嘏辭而明堂有嘏辭洛誥曰王賓杀
禋咸嘏王入太室祼儀禮古文嘏作格古文尚書嘏亦作格
此言太廟大烝明堂宗祀皆有嘏有祼也郊祭最尊無可以
稱其德者故其事質明堂之祭周公法文王之典而善用之

故其事文不敢以明堂之祭同郊祭也日冬夏至天地之祭與禘始祖所自出皆在明堂謂之三禘郊則百神之祭無有與並者皆禮之未可輕議者也

時邁

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謹按正義之駁似矣鄭言武王封禪者墨子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高誘淮南子注云傳禪也白虎通云禪者以成功相傳也傳有禪訓故謂武王封禪禮器注引孝經說云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蓋古之王者巡守至於泰山有柴望之禮後世遂張大其事謂之封禪管仲設事以沮齊桓之僭禮不知者遂以為太平符瑞並臻然後封禪非巡守柴望之常禮故謂武王封禪及謂武王未致太平不得封禪二者皆失考之經傳無所謂封禪也正義又謂偏於羣神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柴而望祀不言徧羣神堯典注云羣神邱陵墳衍之屬般序止云四岳河海經唯言隓山喬岳不言墳衍邱陵是必不徧羣神謹按正義說是也正義又申巡守之義云諸侯為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事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強以陵弱恃衆以侵寡擁遏王命冤不上聞而使遠道

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爲此禮時自巡之大司
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謂王
巡守若會同是巡守之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王者代天理
民今既爲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
其旁又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
巡守必祭天何本巡守爲天祭天所以告至也云望秩者山
川之神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偏以尊卑次
秩祭之是也以左傳之文參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白虎通云
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
詩反傳所說非也謹按左傳但言武王克商作頌正義以序
言巡守左傳言武王故謂此詩是武王巡守非成王耳史記
周本紀以武成序歸嘗爲西歸行狩是從孔安國問古文說
也周書世俘以爲田狩則後人所坿益東晉古文以爲歸馬
放牛則本之樂記固不足據惟史記同毛詩又皆古文說而
墨子所言武王將事泰山隧其文又與成湯禱旱之辭俱見
於論語尤足徵信則時邁爲巡守執競爲祀誠周廟思文爲
告於天於穆皆武王克商時事其爲三頌名繁詳思文篇中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
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
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謹按箋從韓詩說以易傳正義不知箋與傳異依違釋之無
所發明知鄭從韓詩說者韓詩外傳曰詩曰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言各稱職也薛漢章句釋薄言振之莫不振疊云薄辭也振奮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莫不動而聽其政教鄭箋不從薛謂美成王詩而以式序在位爲俊乂用次第處位且以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皆非傳意也呂叔玉云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則不以式序在位爲俊乂之處位明矣當以周語祭公謀父說周文公之頌者引申之時邁其邦毛以爲巡守卽史記所謂西歸行狩是也天所以子愛有周而是右助之者以周之先王世序其德也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故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謂文王五伐武王伐紂也慈以懷來和以濡安民所歸神所福也事神保民莫不欣喜爲

天下主爲百神主爲山川主故曰允王維后明矣知未然前王之明德也昭然不疑武王昭前之光明也序亦緒也用前人之緒而在天子之位也禁暴戢兵正其德厚其性利其用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明利害之鄉而修之以文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所以保世滋大也故鐘鼓奏之以迎尸送尸焉傳以高岳爲岱宗者亦以墨子有武王將事太山隧之文隧道也泰山之道望而祭之傳祝嘏辭說也東晉古文采以爲武成而改其文爲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蓋以武王西歸行狩未必至泰山且以歸馬放牛爲歸獸不用司馬遷古文說而不顧於書序之文義未協也但墨

子之文脫誤又學者所當闕疑耳允王保之經下衍傳云允信也十九字正義無釋後人以允王保之箋妄增也

執競

序曰執競祀武王也

謹按執競序謂祀武王而箋以爲武王祭祖宗之廟此箋之可以輔傳者也時邁執競思文三詩皆述武王克商時事而詩則作於周公致太平之後故三詩皆有夏名傳謂成大功而安之正義申之以爲大功謂伐紂是也逸周書世俘篇文爛脫亂劉歆以爲古文武成三統世經所引亦頗錯誤顚倒故雖刺書序坿益之不知是正也今考定其文曰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于周俾史佚繇書告于天于

稷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燎王不革服格于廟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越五日乙卯乃以庶邦祀戠於周廟此卽思文執競所歌之事也世俘雖非古文武成呂氏春秋謂武王伐殷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樂記亦同太室卽世室薦俘世室故曰世俘蓋尚書家之傳記也世俘又曰王入奏庸大享一終王定大享三終周官大司樂曰王出入則令奏肆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世俘大享謂祭大司樂大饗謂賓客三夏皆歌武王之事則世俘奏庸非歌此三詩也序以爲祀武王詩者詩言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太平告成功之詩也周書度邑曰王至于周自鹿至于邱中具

明不寢皇皇乎定天保依天室惟懼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
安得有所謂既醉既飽者哉則此詩之作爲祀武王明矣又
此詩有既醉既飽之文則非昭夏與杜子春所謂客醉而出
奏陔夏相近燕禮大射禮賓出皆奏陔則此當爲饗元侯之
三夏非祭祀之三夏矣禮器大饗其王事與鄭注云謂祫祭
先王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鄭注云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
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爲陔夏則祭祀不獨奏三夏左氏春
秋所謂三夏專指饗元侯之肆夏繁遏渠而言三詩相次所
謂雅頌得所也鄭氏杜子春呂叔玉韋昭諸家之說互有得
失皆可備考

執競武王無競惟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
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謹按執競者言武王之有聖德以其能自彊以逮及文王而
卒其伐功也故謂之遏釋言曰遏逮也此與武皆言無競維
烈言其能逮及祖考之業者亦以其能自彊也孟子曰堯舜
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反之者執競自彊之謂也禮中庸記曰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
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
察足以有別也鄭氏以爲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發彊剛
毅足以執矣然非寬裕温柔則無以成大功而安之非文理
密察則明不足以別非齊莊中正則無可畏之威可象之儀

此武王所以爲聰明聖知達天德也則反之亦性之矣音義
韓詩云執服也服猶行也與鄭訓持義皆可通曰鐘鼓曰磬
筦謂武王之祀周廟堂上之歌堂下之舞大武六終夏籥序
興爲九終也其詩則明明武崇禹生開亦在周書世俘篇中
威儀反反謂大武之容節也反反言難者謂武王濟王業之
難是以遲之遲而又久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言聖
人之難也至太平德洽作歌以祀武王之廟然後知天之降
福於周反覆無已也故知聖人成天下之業不可不知聖人
安天下之功不可不知聖人臨天下之德執競之詩備焉羣臣醉飽禮無違者則亦人有士君子之
行故於客醉而出歌以爲之節也音義大功作天功定本復

作覆或曰執競名過者言其福祿相逮及義亦通

思文

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謹按后稷配天在文王受命之日所謂文王之典肇禋是也
而正義謂周公制禮後者以詩言貽我來牟是武王伐紂時
事詩譜序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
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故知爲制禮之後也周禮鐘師以鐘
鼓奏九夏注杜子春云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
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
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
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

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元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時邁正義謂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以鄭注大射禮陔及騶皆謂其詩篇今亡而時邁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此又云夏之屬有九明以二詩爲九夏之樂章矣三夏皆言武王之事與三象皆言文王義同惟呂叔玉以繁遏爲三夏之一韋昭國語注又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繁樊蕃通借周禮大司徒注杜子春讀蕃樂爲蕃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是樊即載戢

干戈載櫜弓矢之義矣肆夏名繁既是時邁則思文爲渠義亦可通風俗通云渠水所居也說文同爾雅河所渠并干七百一川言水所居者眾渠者大也喻王者爲天下所歸往如大水之渠并眾小水即無此疆爾介之義也渠或是王夏而執競有既醉既飽之文與杜子春所謂客醉而出奏陔夏相近又韋所云部夏納夏之爲遏渠未知何据以大司樂考之則三夏當爲王夏肆夏昭夏或亨元侯不用昭夏用陔夏耳蓋合奏三夏歌此三詩謂之繁遏渠不舉見在詩篇名或詩本有此名如酌桓賚般不以詩首句名篇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介陳常于時夏

謹按思文者明周之所以受命也生民尊祖不言文此獨言
文者彼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其教稼穡之功以敏踐
天之迹上帝於是歆其德使之在左右而止其所也思文之
詩言武王修文王之典思念祖考述追厥功反自伐商而告
於天於稷也白虎通義云王者必一質一文何所以承天地
順陰陽質法天文法地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
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
法天文法地也又云質者據質文者據文周人據文故以文
爲受命改制之始也改制而後尊祖配天故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周語言文之德十有一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
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奧也勇文之帥

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
能敬帥意能思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
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天六地五
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
文故天胙之以天下文即文王之德箋言周公思先祖之有
文德者非傳意周公作此詩言武王思文考以文受天命由
后稷生百穀育民人法地之道以承天受而化之養而成之
盡性以盡人之性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師渡孟津來牟
始自天降天又命武王用后稷育民人之功無有疆境極其
大也故陳其常道於是夏而歌之太誓曰天將有立民父母
民之有政有居大明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彼此內外之辭

明配天之義爾我面稽之謂著受命之符鄭雖信緯與傳義無大異同也音義界作介大也正義本作界非

湘陰吳光耜校
長沙王先愼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臣工

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謹案烈文申明堂之政以戒諸侯此送其歸之詩也序皆言諸侯助祭者時成王新卽洛邑之明堂行宗祀之禮又先於十二月戊辰烝於大廟故烈文之後次以天作然彼時助祭諸侯所重固在明堂之事矣烈文序不言命諸侯於明堂而臣工序言遣於廟者烈文言辟公明是明堂之事臣工不言遣送禮在何處故序指言遣於廟也大雅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此遣諸侯於廟之禮與周以正月日至宗祀明堂卽於

是月遣諸侯於廟廟葢文王之廟也臣工不次我將後者以
清廟之什始於三象終於三夏故謖武志三篇於前而以臣
工爲次什之首其實臣工元次我將之後也烈文序曰諸侯
助祭臣工序亦曰諸侯助祭皆指我將祀文王於明堂而言
此不言明堂之事但陳天子元日祈穀及諸侯躬耕藉田之
禮唯恐時之失晚元日祈穀周之三月夏之正月明助祭諸
侯於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遣於廟矣且以明助祭明堂者
不更侯郊祀助祭何也周公初成洛邑成王卽政祀文王於
明堂四方諸侯皆至故留助祭夏正郊天爲每歲常祀惟春
朝諸侯助祭也又臣工歌於禮送諸侯於廟之日非歌於祭
之末卽烈文之誡諸侯亦非於祭時誡之烈文誡之於明堂

臣工遣之於宗宮天子之禮諸侯者如此至於編詩之弟其
始三象也以烈文繫之其終三夏也更以臣工首之而二詩
之序又獨言諸侯助祭知夫子正樂以爲雅頌之所者於周
公嚴父配天之義蓋三致意云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
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謹按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此周公合諸侯百工
始謀作新邑之時也及洛邑既成太平制作宗祀明堂爰告
成功故勑助祭諸侯之臣工而命之嘉其敬爾君事且言王

大理女助成此四方新辟來是諏詢來是圖度也既嘉勞之乃趣其歸不斥諸侯故又勑保介而命之維莫之春恐其勤勞道路晚失春時非謂莫春也言當早及孟春耤田之禮使遄其歸耳又言來牟者本周之所以受命同思文后稷配天之辭蓋指元日祈穀之祭而言也言耤田且言郊祀明民之大事在農也然則聖王之勤民恤功昭事上帝者胥於是乎著矣迄用康年祈穀之辭也命我眾人庤乃錢鎛歲事之始也夏正之郊曰初歲祭曰至明堂之事曰祭歲祀之事皆所以祈歲事也王者事天之心有一息之或間則民不能胥匡以生矣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善夫宣王之遇戎而懼也歲事之弗修雖朝夕在庭何益哉讀成王遣助祭

諸侯之詩可以知祈天永命之本矣

噫嘻

序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謹案噫嘻亦禮遣助祭諸侯者郊祀之助祭諸侯也不言助祭諸侯者洛邑明堂既成始崇宗祀四方諸侯皆至故烈文臣工二序特言助祭諸侯至歲時常祀其助祭諸侯則春朝秋覲夏宗冬遇各依服數而至者故略之也知此非祭時所歌者以昊天有成命為郊祀之歌而祈穀上帝即夏正之郊不應既歌昊天有成命又歌噫嘻也言春夏祈穀於上帝者夏正之郊所祀者昊天上帝也凡周官稱天稱上帝稱大神者皆昊天上帝也大宗伯以

禮祀祀昊天上帝不言五帝統於天也五帝亦禮祀也故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是蒼璧禮天天神也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禮地與四方地祇也五方之地卽五帝也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而說之者乃謂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禮四方以四立謂四時迎氣而五帝僅有其四則所謂五帝與天皇大帝而六者僅據尚書帝命驗之五府及春秋緯大微五帝之名而周官月令皆無是說也祈穀於上帝兼言春夏者猶昊天有成命序言郊祀天地地統於天言郊可兼祉五帝統於上帝言春祈穀可兼夏祈穀也夏祈穀者卽大司樂夏日至澤中方丘奏樂降神之祭也何以明之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鞉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簨虡鐘磬柷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蕃卽方丘之祭故曰帝用盛樂此秦制之用周禮者也又以四月正雩并於是月蓋以正雩與方丘皆爲祈穀之祭耳此秦制之改周禮者也鄭氏不察但譏其著正雩此月之失而不知帝用盛樂之爲方丘之遺也明堂助祭諸侯遣於宗宮郊祀助祭諸侯遣之郊特牲記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注云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

親也入廟戒親親也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故云庫門在雉門之外獻命卽卜郊所受之命太廟之命與上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卽周官冢宰所謂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祇亦如之是也百姓卽百官庫門獻命旣誓戒之太廟禮遣助祭諸侯又勑戒之一於祭之前期一於祭之後鄭注皆承卜之日而言非也郊祀明堂與祀五帝其禮有文有質而其爲禮祀則同故郊特牲記錯互言之也知郊祀遣諸侯與明堂不同者郊祀以后稷配故於太廟明堂以文王配故於宗宮也祀五帝之遣助祭諸侯或於澤與以配食者五人帝也蓋地示皆稱帝而天神則尊之曰上帝禮莫大於享帝舍經信緯使考禮者無所折衷不可不明辨者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謹案傳訓噫爲嘆訓嘻爲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音僖毛云噫嘆也嘻和也是音義嘻意又作噫同於其反嘻音義作和樂記清廟之瑟朱弦本作和正義本作勑也當從音義作和正義云噫嘻皆是嘆聲爲嘆以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注云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書傳曰清廟升歌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嘆之也穆者敬之也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噫嘻皆嘆聲嘻既爲和噫卽爲倡從其發歌以呼之亦欲在位者之徧聞之也言成是王事者卽昊天有成命所謂明文昭定武烈者也

明文之德定武之功成是王事以其不違心率羣臣以專神
明之敬上帝既昭然假饗矣言郊祀禮成各揚其職也於是
助祭之諸侯於廟禮遣之助祭之百官卽於廟勑戒之皆勉
之以歲事焉命我眾人庤乃錢鎛歲事之始也亦服爾耕十
千維耦歲事之中也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歲事之終也三詩
相爲首尾皆明堂郊祀大廟禮成之詩也豐年爲齊夏所歌
又謖振鷺爲臣工之三皆禮二王之後及諸侯之詩也周頌
三十一篇其序亦以樂爲升降與傳有言上欲富其民而讓
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十九字王肅述毛也

振鷺

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謹案烈文臣工言助祭諸侯此特言二王之後來助祭者烈
文於祭之先命之臣工於祭之後遣之振鷺則正謂其助祭
之時也二王之後異於諸侯者周官大行人上公及侯伯子
男之禮皆有等殺僖廿四年左傳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
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知杞亦然也王者存二代之後通
天三統者董生書三代改制質文曰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
當十二月歷各法其正朔月謁色其謁而朔謁色改正逆數三而相復絀
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
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又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
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
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

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尙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
謂之黃帝因存帝嚳帝堯之帝號紲虞而號舜曰帝
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
里爵號公又曰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
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
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
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紲減則爲五帝
下至附庸紲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地
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此於五端三統之義詳矣
故王者尊二代之後非徒以禮文虛加之所以順天地之道
也受命之王推其祖以配天郊祀宗祀所配者皆昊天上帝

也二王之後於郊祀亦然尙書傳曰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天
子之禮也虞不改唐郊故郊堯知堯所配者昊天上帝也若
配所感之帝舜不得入唐郊矣此非理之至顯者乎五帝迭
首一色錄其子孫以小國不得行郊禮配天王者於祀五帝
尊以配食卽月令所謂五人帝是也其以五人帝爲五帝者
實始於秦世何以明之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謂地與
四方之帝也卽大宗伯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所禮各如
其帝之色也說文云珧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時天地五帝
所基址祭地右扶風有五時好時鄜時皆黃帝時祭或曰秦
文公立也由此言之兆卽時也秦起西垂不知三代之禮見
四郊外五帝之兆遂以爲郊祭上帝之處又自以爲主少皞

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此以時爲郊以五人帝爲五帝之始月令由此沿譌蓋秦制也漢初公卿皆介胄武夫不知是正其後既爲國典不得不依違兩可而天神地祇之位號終莫有辨之者矣至匡衡始建南北郊之議而北郊又無徵於經衡弟知郊見上帝非青赤黃白黑之帝而不知青赤黃白黑卽地祇五方之帝不必罷彼而立此也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樂降神乃合祀五帝於明堂此月令所謂帝用盛樂是也或者又疑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夏而服裘禮有難行此又治鄭學之未精也鄭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但言同冕而已又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但言祀天之服則祀五帝亦有別矣鄭亦知其難行故鄭志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知日夏至必無服大裘之理矣但司服注又云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則與元冕無別而弁師掌王之五冕注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則祀五帝之冕與祀昊天上帝皆無旒亦所以示質豈必以服大裘爲重乎此詩所言祭者蓋日夏至澤中方丘之祭合祀五帝以五人帝配而助祭諸侯有二王之後在焉詩人卽以明五端三統之義爲萬世法也左傳所謂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者由誤以武庚爲微子史記承其誤而以爲世家言聞之世父云

振一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謹案後漢書文苑傳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箋所本者韓詩說也然章句以爲文王之雍則是豐之辟雍又以爲文王之時則不得有二王之後故章句指言辟雍學士箋又以序言二王之後故云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是以韓義附毛詩也又恐其不類復刺有駜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附益傳文興也以下十一字是也明毛詩亦以振鷺喻二王之後也不知詩之言振鷺者但言樂之所致非取義於潔白所謂一變而致羽物也亦大也容舞之容也至八變而奕奕然盛樂並奏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此

謂合祀五帝於明堂也傳唯言雝澤也而澤中方丘奏樂降神之義已著矣經言西雝者以圜丘在辟雍之中而方丘在其西故曰西雝圜丘言地上者圜丘地高方丘地下故別言之其實方丘亦地上圜丘亦澤中也知雝即澤澤即雝而郊丘之禮燦然並列不容假借明矣疑周官者其聚訟可息也此皆明堂祀大神祇之事周官雖不言明堂而特著爲成均之法則成均之法即明堂之法無疑也三禘皆大祭振鷺合樂於方丘有瞽合樂於宗廟舊本相次獨無圜丘合樂之歌者頌於明堂之事詳矣所謂褒揚功德之聲盈於天地之間維清武勺皆奏樂之歌也雲門之舞先代之樂非告周之成功故不歌之咸池之舞亦先代之樂此歌合樂而不備舉

樂器如有瞽者亦以樂非周之樂也卒乃陳其義明所以昭
五端通三統者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此君子知天知人之事也彼謂二王以及五帝此謂周無惡
謂饗其祭助其事無斁謂行其禮奏其樂蓋三代之祖無不
內本諸身下徵諸民以善承天地之道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所謂三重三王之禮是也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姓非夙夜
不敢康寧何以永此終譽乎彼不可使有斁於此此不可使
有惡於彼以天下之共主所自勉者唯無惡於諸侯則其所
以寡過者可知矣遠則望而慕之近則感而化之此受命之
王行其政於天下天下莫不歸心然後監於二代而三王之
禮得以並行至於改正而帝其於民也遠矣其於天也一矣

各配其五德之終始而饗焉又與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不同科也通三統斯以知五端昭五端
愈以明三統然三正之統五行之端皆在於人故曰人者天
地之心也三正之統繫於天五行之端繫於地而人爲之本
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作禮樂焉彼謂帝嚳配天皇大帝文
王配太微五帝者或未之思也帝嚳高辛氏受命之王也既
推以配天矣自高辛而唐而虞而夏而殷而周凡六易姓文
王受命以后稷配天善法文王之典者以文王配天斯禮也
必待周公而後行之至大禮也顧謂后稷文王所配者五行
之帝也周官所謂地與四方也昊天上帝周官所謂天也則
以帝嚳配焉是周人既受命忽越五代而用高辛氏之典曾

謂不失舊物乎且改后稷文王配天之祀爲配五行之帝此理之尤悖者也改王而帝然後配五行之帝二代之祖猶得配天而況周之受命之祖乎又安在所謂三重之禮乎此以秦制爲周制而周官受其誣由學者讀書之不審也故於周頌之言郊祀明堂及西雝者詳辨焉

豐年

序曰豐年秋冬報也

謹案箋言報爲烝嘗者魯語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韋昭云報報德之祭也則所謂報者非僅以秋冬物成歸功而稱報郊特牲曰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鄭注報謂稷禾報社亦與宗廟之報祭異然魯語繼禘郊祖宗而言報則報又非四時之祭是烝嘗蒸謂大嘗大烝非時祭之烝嘗矣鄭禮器注謂大饗爲祫祭先王周禮司勳注謂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爲有功者祭于大烝是也要之豐年爲宗廟之祭此詩故也毛與三家之說皆然非僅以詩有烝畀祖妣之文不得以載芟爲難明矣呂叔玉謂繁遏渠爲周頌時邁執競思文以其說推九夏所歌僅得其七齊夏納夏於頌無徵竊謂齊當爲齋杜子春云夫人祭奏齊夏則齋夏是以樂羞齋矣周禮外宗王后以樂羞齋則贊羞謂是與九嬪凡祭祀贊玉齋注云玉齋玉敦受黍稷

器后進之而不徹少牢饋食禮曰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黍南九嬪之贊玉齋其儀節可推而知傳言廩所以藏齋盛之委亦以豐年之頌主宗廟之齋盛而言也故以爲王后自東房羞玉敦之樂歌興郊特牲正義云后無祭天之事序言報篹言烝嘗皆宗廟之祭於義皆可通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謹案傳廩所以藏齋盛之穗穗當爲委穗委聲相近而譌春秋公羊傳曰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何休云黍稷曰粢

在器曰盛委積也穀梁傳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故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彼疏亦言委積此疏就誤文釋之以爲禾穗且引禹貢納總納銍皆非也說文云齋黍稷在器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既云齋盛卽是言米安得言穗下言萬億及秭者謂九畝之田之極數也楚語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畝數以奉之又曰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又鄭語曰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

兆物收經入行垓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
韋昭云賈唐說皆以萬萬爲億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億十億
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垓備也數極於垓九畡九州之極數
也說文云數億至萬曰秭甄鸞五經算術云黃帝爲法數有
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謂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
載也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
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
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
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毛云數萬至萬曰億者卽是中數
萬萬曰億也又曰數億至億曰秭者或有可疑中數萬萬京
曰垓萬萬垓曰秭此應曰數億至垓曰秭也釋詁曰秭數也

數極於垓垓又生秭秭要爲數之極從億至秭尚隔兆京垓
故言及從萬至億不必言及也天子親耕藉田以供齍盛安
得有萬億及秭之多繼高廩而極其數言之固謂王者九畡
之田以食兆民取其經入以食萬官者也非謂高廩所藏齍
盛之委明矣正義乃謂祭祀亦用稅物不亦惑乎此言報祭
之齍盛酒醴必極之經入垓數者善乎劉向所序之推言之
曰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
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
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
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
子不敢以其物薦也周禮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云接

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然廩人之職則在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是萬億及秭者萬民之食也亦有高廩者大祭祀之接盛也安得謂以其萬億及秭數多非藏米之數故以藏穗言之哉高廩卽御廩天子之御廩也何休云御者御用於宗廟廩者釋治穀名劉熙釋名云高皋也最在上皋韜諸下也高廩言廩之最上者猶言神倉也箋破亦爲奕奕大釋詁文傳既訓豐爲大箋又言大有年無庸再訓豐爲大矣載芟箋有穗眾難進之文則鄭所見傳文或已作穗不知彼文承載樓故言穗此文釋高廩不得言穗也作疏者正以豐年載芟皆有萬億及秭之文習其讀而不察耳然載芟爲藉田祈社稷之詩而云萬億及秭則不止言藉田所穫豐年爲報祭宗廟之詩而云萬億及秭則不止言高廩所藏又可互相發明也爲酒爲醴以下亦與載芟同頌之常辭此獨云降福孔皆者言無一人不得其所也故傳訓皆爲徧此毛與三家義之可通者也

有瞽

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謹案音義云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太祖是正義本作太祖音義本作祖音義是也白虎通義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

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文王之稱太祖在周公作雒之後洛誥曰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元祀者配天之祀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詩之言先祖者謂后稷以下未有以文王爲先祖者雖序曰禘太祖也箋云太祖謂文王經言先祖是聽則序非合乎太祖明矣正義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時合諸樂器於太廟而作此歌而武王義謂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酌正義又謂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偏告諸廟也彼疏亦謂先祖是后稷以下不謂文王其言一時之事者謂皆周公攝政六年所作武酌言武王克殷時事此言制禮作樂時事故彼疏又

謂作者之意各有主也詩於九夏當爲納夏所歌杜子春云四方賓來奏納夏經言在周之庭又言我客戾止此其所取義也燕禮記曰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鄭注云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鐘鏞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蓋九夏皆可謂之肆夏故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是繁遏渠皆謂之肆夏矣賓及庭當奏納夏臣有功當奏章夏而禮皆言肆夏大射禮曰賓及庭奏肆夏注云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

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鄭又以肆夏爲時邁則下公拜受爵奏肆夏從可知而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注云肆夏當爲陔夏是陔夏亦謂之肆夏矣故曰九夏皆可謂之肆夏也然則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笙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謹案傳或曰二字當作以白段氏若膺說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丵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說文虍部有虞字引詩借巨者是毛詩本古文無虞字虞大篆也小篆作虡或作鐻音義云田

毛如字鄭作幠音允毛詩所傳皆古文舊讀必不承誤讀田田爲大鼓正義但云應既爲小田宜爲大又云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爲懸鼓也是謂應田皆懸耳不釋田所以爲大鼓也鐘鼎彝器古文陳从支从東東卽古文田大鼓之田與東從木田聲大鼓也讀若田小篆陳故棟以二東而闕其說東從木田聲大鼓也讀若田小篆陳从申聲亦以無東字故耳說文古文陳从申蓋甄豐等改定之古文也鄭易田爲幠說文云朄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東聲周禮曰小樂事鼓朄讀若引田申允引皆同均字東是鼓名朄當从東从東非聲其誤明矣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是謂應鼓與縣鼓東西相應也大射

禮曰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鞉在其東南鼓注云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東縣謂阼階東所縣磬鐘鏞也其西階之西於西縣下則曰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鞉在其北注云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鞉樂爲賓所由來也其南謂西縣之南則其北亦當謂西縣之北是建鼓應鞉雖並設而別縣也在樂縣之北故變應鞉爲朔鞉耳禮又曰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云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備三面疑誤三面則軒縣也言南面是去三面矣阼階主爲君西階之西主爲賓西階之東於其羣臣故列數差次如此鄭注謂應鞉之外別有朔鞉先擊朔鞉應鞉之故名應鞉又改詩田爲朄則大鼓僅一小鼓有三所謂樂

交應乎下者何取焉不如傳義爲長禮器言縣鼓大射言建鼓者一用周鼓一用殷鼓射與祭不同也次言鞉磬者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鏞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鏞皆南陳鄭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禮又曰鼗倚于頌磬西紘注云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紘編磬繩也次言柷敔者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鄭注云柷鼗皆所以節樂大射爲諸侯禮有鼗無柷此爲天子禮則柷敔與鼗並陳矣次言簫管者禮又曰簫在建鼓之間注云簫竹也謂

笙簫之屬倚於堂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庸以間此其次也堂下之樂備於此矣傳訓柷圉爲椌楬者鄭樂記椌楬注云椌楬謂柷敔也又明堂位揩擊注亦云揩擊謂柷圉揩擊卽書之戛擊鄭書注云戛櫟也戛擊鳴球以下數器鳴球琴瑟無所用擽而古文傳又以戛擊爲柷敔則堂下旣言柷敔堂上又言之於義未安要皆是所以節樂之器則書與明堂位皆可通上節樂之器柷敔爲堂下節樂白虎通云柷敔者終始之聲矣言磬則鐘鏄可知言簫管則笙籥可知知無異代樂者以縣鼓推之樂言柷圉是爲備樂柷始也敔終也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鄭注云已上皆堂上之樂所感也此言堂下之樂而曰先祖是聽我

客辰止永觀厥成者葢本肅雍和鳴而言也樂記曰肅肅雍雍和也雍雍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鄭注云樂器列數有差次卽言此詩陳樂之次也永長觀多釋詁文

潛

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謹案序言季冬薦魚者明此詩月薦之所歌也杜佑通典引高堂隆云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月也序又言春獻鮪者周官獻人春獻王鮪獻不必薦月令季春薦鮪乃是薦新序不言季春則獻鮪

與薦鮪有別夏時經曰二月丁亥萬用入學祭鮪夏時唯郊禘言祭則祭鮪非薦明矣薦以季月正祭以孟月殷祭以仲月者以天子之禮先時祭而後禘也王者於明堂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祖宗之有功德其廟不毀者與食焉不及毀廟羣廟故先時祭而後禘也其殷祭之祫毀廟羣廟皆升合食於太廟故卽以正祭之月洛誥十有二月戊辰王在新邑烝是也潛爲月薦之詩旣言季冬薦魚又言春薦鮪者經言以享以祀則不專指月薦又潛與雝相次雝則殷祭之禘也是序所言春非季春又明矣魚俎實也大祭祀羞齍羞俎莫不有歌小祭祀則月薦亦歌之故次齍夏納夏之後云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謹案潛音義引韓詩云洴魚池說文作糪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所今切與孫李郭爾雅注同糝本假借字說文糝爲古文糂桑感切籀作糝郭改木旁參乃說文糝差字所今切糝無正字本是借聲無煩破讀音義又云糝字林作糪山沁切潛糝轉注聲取相近況潛與洴皆非本義或見爾雅注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洴改木爲米以附會米旁參其失之更遠矣涇渭漆沮皆邠岐豐鎬之水詩言太平德洽萬物盛多告於神明以享以祀與雅之旣醉鳧鷖鷖魚麗南有嘉魚相應漆沮之魚多矣言潛者取之有節也物雖盛多必養之善而後敢以祭神饗德之備不求備福之大者也此詩人善言祭之義與所不備福者備也德之無不備也德無

雝

序曰雝禘大祖也

謹案王者之祭外事之大者曰郊曰明堂曰五帝曰社稷內事之大者曰禘曰祫諸侯之祭外事則社稷內事則祫得上與王者同外事所以報天道之生成內事所以立人道之尊親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喪服小記曰禮不王不禘又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大傳亦云又曰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喪服傳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

卑者尊統下喪服者所以明人道尊親也故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皆以人道權其輕重也自四廟已上之而爲始祖又自始祖等而上之而爲始祖之所自出自始祖之所自出順而下之而爲四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而喪服有遞殺焉宗廟有迭毀焉此尊卑之統所由立也自孫卿禮三本以爲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故王者天大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此儒者以禘爲郊之所託始也漢書韋元成傳曰五年而再殷祭言

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始封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彼特發明小記立四廟之旨以主迭毀之說於是宗廟之祭遂有祫而無禘矣不亦疏乎其言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者蓋指夏不立顓頊廟而言雖出讖緯必有所本然禮緯知夏不立始祖廟而不知虞亦不立始祖廟其義固偏而不全矣虞夏同祖顓頊爲高陽氏之帝始封之君不得立廟於其國及爲天子亦不得爲立廟至於配天之祖虞不改唐郊夏則鯀也無所謂親盡者殷周之祖契稷配天矣皆始封之君也則所謂配天而不爲立廟者何所指乎以此釋小記大傳與經義不必有當也況孫卿之意不過謂禮有三本唯天子事天諸侯事社大夫士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尊事卑事各有其宜所以貴始得之本也未嘗混事天事祖之禮而一之也鄭氏知以禘爲郊其說不備乃取大司樂冬至圜丘奏樂降神以爲帝嚳配天之祭且謂四代皆然然則禘又非郊於經傳所見郊與明堂之外又增一祭天之禮抑不思配天者高辛氏之帝也謂之周禮不亦誣乎然鄭氏雖以禘爲圜丘以禘爲郊而終不能沒其五年再殷祭之禮

故謂祫大禘小祫則合聚祭之禘則各就其廟是王者之祭亦止及其大祖與諸侯無以異也且帝嚳但有配天之祭而無時得正東鄉之位揆之於爲人子孫者之心安乎不安乎況以追享朝享爲禘祫先鄭說也其不始於王肅亦明矣後漢書張純傳曰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朝會始爲禘祭是漢氏一代未嘗禘祭至王莽改定祭禮始行之也漢書平紀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言明堂明非祫祭是當時但知有祫不知有禘也而張純亦弟言諦定昭穆禘以四月祫以十一月禘與祫皆合祭高廟而已原禘祭之廢始於秦世秦之先莫明其祖所自出襄公當周之末造見諸侯多僭禮以其國在西故主少皞之神作西時而祠白帝至始皇采終始五德之運自謂水德帝顓頊之苗裔則秦之祀典可知矣秦四時並爲郊月令改禘爲帝而宗廟之祭謂之嘗故曰大饗帝嘗卽郊廟也初以時爲郊繼以郊爲禘漢代襲之不知釐定而鄭氏遂以之說經是可爲典要乎雖序曰禘大祖大祖謂祖所自出帝天號也祭祖所自出而謂之禘卽孫卿所言王者天大祖是也尊不就卑祭始祖所自出不得在始祖之廟故祭之於明堂以始祖配之而有功德廟不毀者與食焉此禘之可徵於經者也秦漢舊制鄭王異議何聚訟爲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謹案辟公者明堂之事也言四方諸侯敬和明德來助祭維明堂之事也列文言辟公載見言辟公皆宗祀文王於明堂之事故曰烈文辟公言所以光明文祖之德也此單言辟公者豐邑之辟雍也何以知豐邑之辟雍詩所歌者文王受命始舉禘祀之事也故雝與潛相次潛言漆沮則非洛邑故知雝之禘大祖亦非洛邑也然則天作我將何以言之天作曰岐有夷之行則知岐周洛邑通千里爲封畿矣潛言漆沮則邠岐豐鎬之舊邦也辟雍曷言禘祀禘於辟雍中學明堂之位也洛邑之明堂曰明辟亦辟雍中學明堂之位也諸侯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此臨眾之儀非承親之

禮詩言穆穆者言文王始受命諸侯來朝率以祀其先祖梓材所謂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是也祭義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故知穆穆非臨祭之容正義得之明堂之事非一知此詩爲禘者以經言孝子非事上帝之稱曲禮曰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內事於明堂則唯禘也廣牲者全烝也周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韋昭云全烝者全其牲體而升之也郊用騂犢禘用廣牲禘降於郊也肆祀鄭注尚書牧誓以爲祭名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云肆獻祼饋食在西時之上則祫也禘也破肆讀髮見小子注先鄭如字讀云羊肆體薦

全烝也是肆祀卽謂廣牡之薦祫無全烝則祫又降於禘鄭謂禘小於祫小子疏謂祭宗廟不得有全烝彼以國語所謂禘郊皆祭天故其說異先鄭讀是也箋於此肆祀讀同傳與周禮注異但謂陳祭祀之饌非傳意耳自假哉皇考以下皆言文王禘祖所自出之事詩蓋言天所以嘉文王而命之者周自后稷公劉高圍亞圉以及太王王季積善累功故天安予之孝子孝子謂文王也宣訓徧者本公劉既順迺宣傳周家世有哲王載德不忝前人至文王以有文德武功而爲天下君文思燕燕純德合天從容中道如不及乃及也古文及从月死魄象日與月會也天安而如之聖人安而及之非固聰明聖知者孰能知之契稷皆出自帝嚳帝嚳卜其四妃之

子皆有天下有娀氏之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契之所自出其後爲稷命姓曰子有邰氏姜嫄履大人跡而生棄棄之所自出其後爲契命姓曰姬商頌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是能大其後者本之厥初生民之始天既命文王文王有明德復命武王非獨內德茂又歷世有賢妃之助綏眉壽介繁祉言烈考又言文母以天之所以右之者有加無已焉爾此皆成王周公太平德洽追頌文王始受命之時曰皇考曰烈考從後言之與當時祝嘏之辭異也長發曰濬哲維商雖曰宣哲維人其義同其文異者猶周雅言生民商頌則言生商一爲周公所定一爲太師所錄前代之詩也禘所以大於祫者祫則祭於太廟毀廟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始祖始祖之主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孫爲穆南方北面

自此以下皆然室中從西爲上禘則祭於明堂始祖所自出之位設斧依牖間南面以始祖之主配有功德不毀之廟主皆與食不及毀廟羣廟之主堂上以北爲尊祼則入太室古者五宮同制明堂無所謂五室九室者學者其愼考焉

載見

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謹案烈文天作我將臣工載見有客皆成王在洛邑十有二月戊辰烝祭太廟正月日至宗祀明堂一時事也時四方諸侯皆來助祭故序申言諸侯助祭以明之此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者以見新邑之考宮故言始也先言載見辟王是成王受諸侯之朝已見乎文王廟矣又特言率見昭考故知始見乎武王廟不言始見乎文王廟者諸侯之來助祭本以宗祀明堂尊文王以配上帝故我將特言祀文王於明堂烈文曰辟公載見又曰辟公皆祀文王於明堂之事也若言始見乎文王廟是但指諸侯來朝而言故舉重以見輕也言始見考宮則太廟宗宮可知矣凡序言文王者唯作洛告太平宗祀明堂之事故周頌三十一篇皆主於美文王盛德之形容而武王繼之故始於三象終於武志序言武王者則是武王之廟其義可推而知至雝與潛相次載見與有客相次明皆爲明堂之事而其時其地則各以類相從也正義謂此詩與烈文異時又謂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祠之祭皆泥箋義而誤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謹案箋子引此詩作載見來王彼求厥章本作求彼王誤以爲古者
諸侯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其國
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則
非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明矣傳於龍旂言有文章於鞗
革言有法度互文見義執轡如組傳曰御眾有文章言能治
眾動於近成於遠也是鞗革亦可言文章正義亦謂法度兼
言旂鈴也鞗說文作鑾轡首銅从金不从革毛詩借攸傳寫
誤作鞗鑾革謂轡飾鑾於革故箋言鶬金飾貌也箋又言休

者休然盛壯是破休讀烋班固兩都賦吐金景兮歊浮雲休
亦爲光景照耀貌也此言四方諸侯皆來朝極陳其車旂之
盛自率見昭考以下皆祭祀受福之辭言率見者謂天子率
諸侯而見考宮也箋言伯率之如顧命召公率西方諸侯畢
公率東方諸侯其實天子自率之也朝事記曰天子冕而執
鎮圭搢大圭乘大輅建太常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
尊也退而朝諸侯又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
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無率諸侯見
乎禰廟之禮此以洛邑新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並爲不毀
之廟祀於太廟則有天作宗祀明堂則有我將故序於此特
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言始者謂諸侯來朝天子率而見

乎考宮其禮始乎此也重其禮之始也以孝以享謂祫於太廟也烈文辟公謂光文祖之德者明堂之事也詩言率見昭考必兼此二事者明此三詩同時並事連類而及若謂助祭武王廟則序當言朝諸侯率以祀武王以諸侯始見乎武王廟爲助祭箋之失也

有客

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謹案祖廟者太廟也言太廟則宗宮考宮可知矣振鷺言三王之後此特言微子者洛邑之成所以慰殷於是引考於是承敘也太史公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曰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蓋武王立武庚存殷祀而箕子歸成王踐殷民作洛邑而微子來殷之仁人莫不來歸然後知周之德之爲至也王子弗出我乃顛躋箕子言之矣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能不太息於天命之靡常乎詩書所謂異經而同指也董生書曰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經言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代殷後也有萋有且敦琢其旅謂微子來助祭也不言助祭言來見祖廟者以詩主美微子之來朝非述祭祀之事也此詩與載見同時或言祖廟或言武王廟互舉以見義振鷺是夏日至祭方正非一時事正義誤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謹案尚書大傳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
立三正則亦爲亦已可知故曰亦周也箋謂亦武庚非何休
公羊解詁云亦者兩相須之意皇侃論語義疏云亦重也微
子已代武庚爲殷後不得言重亦無兩相須之意當從傳意
爲長鄭訓婁婁且且爲盡心力於其事者釋訓曰藹藹婁婁
臣盡力也此引以釋經與卷阿箋奉奉婁婁喻君德盛義異
傳訓婁且爲慎敬是婁且乃助祭之容則敦琢其旅非謂從
者之衆敦追雕皆古文假借音義敦都回反徐又音雕追琢
其章傳曰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是傳破追爲雕彼音義遒
無雕讀鄭氏周禮追師注追猶治也引詩追琢其章以易先
鄭追冠名序官旨義追丁回反治玉石之名一曰雕是先鄭

追讀如字後鄭破字讀雕可知棫樸追字毛鄭亦皆讀雕正
義云敦雕古今字是也此敦琢傳意當以金玉對文而言謂
陳祭祀之器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玉瓚圭瓚也黃金所
以流鬯也彼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
朱中央矣殷核維旅傳曰旅陳也雕琢其旅言祼器陳於廟
中也此皆言祭前之事非謚祭時之事洛誥曰王賓杀禋王
賓謂徹子也杀禋謂奉鬯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此言
敦琢其旅不言祼將者以詩主美徹子尊之也杀禋謂奉鬱
尊以助王祼故洛誥曰入太室祼也有客宿宿以下皆言祭
後留之以申殷勤不與臣工同日遣於廟者尊之也王者於
二王之後與諸侯異禮成王周公於微子又與二王之後異

禮也既有淫威天之大則也謂投殷而封宋降福孔夷王之建極也謂作洛以毖殷箕子之陳大法九章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德于其無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降威降福皆天所命非王者所得私故自清廟以至有客皆周公所以奉安文祖文王受於天之命受於天之民與光明烈考武王之天訓者而東征一役僅見是詩微子所不必爲殷諱亦成王周公所不必爲管蔡隱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蓋有所大不得已者矣故次以武終臣工之什焉而周本紀乃謂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王亦醜故問以天道不亦誣乎

武

序曰武奏大武也

謹案箋以象舞爲武王制以大武爲周公作與建初論五經同亦知象與武非一時所作矣而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注必謂象爲武時武樂者義固難通疏又委曲而爲之說而樂與詩之旨轉晦益見詩序義爲長也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詩與樂合德音之致必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之故登歌清廟其語如是大武作於武王時象舞作於成王時皆周公所作然皆謂之文王武王之樂不得謂之成王周公之樂此所謂君臣父子長幼之道也自鄭翟以來知此義者鮮矣下管象舞大武歌者在堂舞者在庭故曰升歌下管其升歌也不以鐘鼓竽笙之聲亂人聲

其下管也維清奏象舞武奏大武以管播其聲於堂下是以一升一下又何疑於象非文王之事乎故謂象爲武樂武詩者皆鄭之誤也周頌之次始以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皆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以嘉文王之德所謂三象也升歌之後然後舞象箾南籥焉是謂象樂奏以象詩皆文王之德也象舞三成之後又舞大武六成是謂武樂奏以武詩皆武王之事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象言下管大武言舞互文見義至仲尼燕居則象舞皆言下管其不得以此證象爲武詩明矣夫子編詩以武王克商作頌七章分系清廟之什及閔予小子之什而武獨系臣工之什學者誤讀左氏春秋以爲武有七章而以此爲卒章者非也卒章者謂一章之竟樂曲盡於此耳維清奏象舞武奏大武一也武安得有七章乎以文王之德始以武王之事終夫子正雅頌之所卽所以正樂也象舞合奏先象後武序固可知矣所謂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者合衆以事達神以德一升一下之義又何疑焉

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謹案周公作禮樂於成功致太平之後作三象以嘉文王之德作武志七章以昭武王之功武志者大武之記載也三象者象其成功告於神明美盛德之形容而已奏象舞之詩卽在三象之內奏大武之詩於武志之外別作武者三象一爲

登歌一爲下管一爲告太平之詩而告成大武之詩卽武志之酌是酌與維天之命同科武與維淸同科矣酌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武但言伐紂而殷亡而已其於克殷以後之事無一語及焉則武之未盡善周公豈不謂然武之未盡善聖人所遇之時也文王開之武王受之苟時之未至聖人雖自彊猶未能逮及前人而嗣其迹作樂以美其功業之致定六成復綴以崇則武之未盡善武王豈不謂然書傳言武王之入商皇皇乎若天下之未定周公趨而進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惟仁之親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多士曰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戾定也言武王之立武庚意謂天卽於此大定殷也多方曰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又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五祀卽武王克商後二年有疾周公作金縢又三年而崩爲五年也須夏者寬假以待之也武王須夏之紂之子孫非須夏之紂也箋謂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失事實矣韓詩外傳曰詩曰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亡也君奭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周書世俘曰則咸劉商王紂非止殺之謂也度邑曰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悉求矢惡貶從殷王紂四方亦宜未定使武庚及淮夷未畔而武王卽致天之明命以黜殷後滅五十國戮飛廉時未至而先致之作新之邑自服土中謂四方其定乎爾子孫其定乎聖人之於天道必不然矣勝殷遏劉者定爾

功皇皇乎厘逮及之也不自尚其事其重且大者不得不遺之後人武之盡美未盡善天下萬世之人又誰不謂然文王以文受命至維清奏象武始追遡之曰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雖以文王之德不得不至是而後成也顧謂武王之德與舜不同即韶武而知之其諸聖人之微言誰與繹之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三十六終

滹陰吳光耜
長沙王先謙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三十七

南菁書院

周頌口義三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閔予小子

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謹案閔予小子之三與三象相配明武之所以繼文成之所以嗣武也周公既致太平追溯周之所以開國承家者其本教皆在於孝故又歌嗣王之思述文武之道者以示後世使以爲子孫常也正義謂毛無辟居之事毛詩師說與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尚書金縢說同皆古文也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魯世家述其義以爲我之

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早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夫周公始終固未嘗離成王也舜避堯之子矣禹避舜之子矣伊尹周公未嘗辟太甲成王也何也恐天下之畔太甲成王而歸伊尹周公如舜禹也然舜禹不能爲伊尹周公者堯已孫位於舜禹天下皆知其禪讓之事矣舜禹所不得辭謂之辟者特不居其宮不偏其子云爾伊尹相湯其詳不可得聞武王兄弟相後之命周公泣涕共手之辭載在金板藏於郊宗武王既命周公立成王爲後嗣啟籥納書小子誦與聞之二公亦與聞之而天下皆莫之知也知其事者以爲周公當辟如益之辟啟而已矣不知周公所處之地周公所際之時非益之時與地也三王命之矣武王命之矣而成王與二公猶未之知故周公必自明其弗辟之故是金縢之居東即東征無疑也二年黜殷命三年滅淮夷伐淮夷而成王適以風雷之變迎周公至奄故書謂之成王征而詩人則始終美之曰周公東征而已周公之居東唯是教告之繼而戰要囚之繼而大罰殛之初無行師衛枚之事也東山箋言之矣罪人斯得顧易三監爲周公之屬黨豈非馬融辟居東都之說誤之乎使周公辟居東都親見三監之自作不典置而不問至二年之久然後作詩貽王至風雷之變王迎周公然後還攝政又二年然後東征天下事尚

可問乎且周公治東方諸侯如三監者不可治所治者何事乎周公自居東都三監自畔曾若是之遼遠而不相聞乎且所謂東都者謂洛邑邪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明三監畔之時無洛邑也謂魯邪書entry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卽三監及淮夷畔之時周公未聞之魯也謂商邪酆誥書曰周公作冀叔卽管叔辭三公東處於商商爲武庚所封國多士所謂我不爾動自乃邑是也周公豈得辟居於畔國乎周公既可辭三公既可辟居則成王罪周公之屬黨固勢所必至也嗚呼戰國之時學校廢矣傾危之士借古人以喻當時朝取卿相暮爲逋逃者所謂周公不必周公所謂孔子不必孔子也故罪翟尸佼荀卿蒙恬所言周公之事皆不可据以說經至劉歆附新莽以六藝文姦言於是傳記皆爲所變亂東漢以後諸儒不失家法者蓋鮮矣毛詩以不立學官其書最完而又爲後人所附益是不可不審擇而明辨也閔子小子之三與小毖非一時之事毛無明文鄭義爲允王肅謂皆周公致政以後之詩非傳意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謹案齊詩匡衡說引詩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又引詩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又以爲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

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道
成王所以用心者至矣成王已除喪而爲未除喪之辭與清
廟之詩周公始終稱顯相者其義一也武奏大武其卒章曰
耆定爾功不更贅一辭讀者以爲大武告成之詩而不知周
公之創巨痛深於寶命之墜也周公以爲武志一日未畢則
成王之喪不可一日除朝於廟謀於廟羣臣進戒皆繫之以
未除喪曰予小子之稱次武而讀之有不爲之流涕者豈得
謂仁人孝子乎詩之述皇考武王之功烈者曰永世克孝蓋
孝者至德之本也度邑曰德不可追於上民亦不可答於朕
下不賓在高祖維天不嘉予降來省武王所以訓周公者卽
周公所以訓孺子王者也夫聖人之上下天人之際者遺德

顯義卽人之所得於天以生之理豈有所私枉於其間哉苟
失人之所以生則邪枉之徒莫不比周而並進治亂之機間
不容髮故念文王尊后稷以配天陟降庭止高位上帝豈以
爲文哉質言之曰直則天之降命降威者反之夙夜所自度
以治民而已矣至於宗祀明堂以文王配上帝而烈文之詩
曰於乎前王不忘與此詩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前後若一
辭周公固知嗣王之必能繼序文武之道也於是乎作誥於
是乎作詩則周公所以相成王者亦惟曰直而已矣使周公
辟居東都而二公奉嗣王以朝於廟皇祖皇考得無爲之恫
心乎東征之役周公遭變幽厲由是而作成王未迎周公以
前詩人且刺朝廷之不知豈有周公辟居待罪而成王二公

處之若無事者乃列以爲周太平之歌乎蓋武王三年喪畢
周公然後東征嗣王朝廟之時周公尚未東征也維時邦君
御事則有考翼不可征之說矣周公獨斷然行之此豈辟居
待罪者所能行乎伯禽宅曲阜而徐方遂竄故東征有淮夷
而無徐戎周公既辟居矣則魯公之宅曲阜又孰使之乎由
學者不明周公相成王之事妄爲攝政改元之說妄爲周公
權稱王之說妄爲呼成王爲孟侯之說推而極之不得不妄
爲周公辟居待罪之說又妄爲成王賜周公天子禮樂之說
邪說橫議顚到經文爲後世亂臣賊子所藉口豈不悲哉讀
閔予小子之三則其時成王二公雖未盡知周公所以爲之
之意而周公所爲輔導嗣王啟牖二公者皆可見矣所遭雖

變而太平之業未始不基於此也讀詩者不可不知也

訪落

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謹案閔予小子序言朝於廟此言謀於廟者朝廟之禮在除
喪之後故有樂歌謀必有事非可定以何時此言謀始則是
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之樂歌也當日廟謨孰有大於
昭考所爲者定爾功者乎羣叔流言商奄越蠢率寇人有指
疆土天降寶命殆將墜哉周公奉嗣王於禰廟會羣臣而謀
之而庶邦冢君尹氏御事則有考翼之謀矣有艱大民不靜
之謀矣有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謀矣維時所謂廟謨者皆
不可征之說也成王二公且不知而又何論邦君御事乎惟

王之明足以及知之二公之明足以勘及之然後克終先王所受之命於是㠯殷民作洛邑制禮樂告太平方其奉嗣王謀廟之時正周公所謂予音曉曉嗚歍不聞者也及太平作頌追述其事而爲此歌以閔予小子之三上配三象故讀周頌三十一篇而不流涕太息於武王周公之志者必非孝子仁人也誦詩者於千載之下或有興焉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謹案訪落與閔予小子是周公奉嗣王以朝於祖考之廟又會羣臣於武王廟謀所以成乃盛考圖功者箋以率時昭考爲羣臣對王之辭非傳意也前篇言皇考此言昭考者明在武王廟也文武廟皆在豐書大傳曰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是武王廟亦在豐也鄭注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云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文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恭也書疏亦謂於豐告文王於鎬告武王古今文異義也說文肼扶也判分也渙流散也將爲假借字釋詁艾歷數轉相訓但艾自訓數朕未有艾亦言嗣王今始卽政未有所經歷耳欲羣臣扶助而成之然繼文武之道輒虞分判渙散不知所以收之君奭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維天之命曰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此皆周公之志前後若一辭者也周公以嗣王有繼序文武之道之質而未明所以凝成文武之道是周公會羣臣以謀於廟者卽其告召公者也陟降鄭閔子小子箋云陟降上下也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敬之箋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此箋云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證以大雅文王陟降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惟閔子小子箋與傳意合此謂上下羣臣之職非是詩蓋言嗣王所以紹成文武之道當思前王所以上下天人之際者惟是人之所得於天以生之理而忍使一方之民盡失其所以生顧以爲無與於王宮邦君室乎乃懼其艱大而聽之民之不靜乎以是爲敬父之事皇考得無惆心乎不知者以爲殷蠢之敢紀其敘而實天之降割我家也且天之反復圖我邦也皇考旣克定厥家矣皇祖旣高位於上帝矣明其身然後可以保厥家不是之率而何率不是之紹而何紹哉旣會羣臣以定廟謨於是作大誥以明天命之弗僭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而東征之師不疑於所行矣此亦周公之以直道上接天下接人者也此周公之所以爲人子也此成周太平之基也讀詩者不可不知也

敬之

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謹案孫卿子曰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

有下士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閤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閤當作閽於韻方協說文閽天門也楚人名門曰閽閽是閽爲門楊倞注慶者雖在堂弔者已在門吉相襲之速閽門也閽字亦閽之誤葢嗣王卽政羣臣進戒所由來舊矣以訪落之詩言之羣臣之謀無有能踰周公之志者而周公既致太平追述嗣王免喪之始必紀羣臣進戒之辭以爲後世法者何也周公之志卽文武之志二公及王且未知而況羣臣乎然聖人之志不患人之不知商聖人之大惟其能取人之善以爲善故周公訪落之志不

必創二公及王之志而羣臣進戒之言卽周公告嗣王之言也大哉聖人之與人爲善乎謀不必自己出功不必自己成其諸聖人之所以爲大乎而其大要亦惟曰命之不易而已矣亦惟曰敬之敬之而已矣雖聖人之言何以易之乎故讀閔予小子之三然後知成周致太平之歌必在成王之世也非周公不能作非孔子不能各得其所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謹案敬之爲羣臣進戒之詩而有予小子之文故傳曰小子嗣王也疏謂舉下明上非上二篇皆嗣王自言故稱予小子

不待訓詁而明此爲羣臣之言嫌不當有嗣王自言故必須訓詁而後明也今以古人離經之法讀之以韻分之思哉明行協古人用韻多如此自無曰高高在上以上是羣臣進戒之辭自陟降厥士以下是嗣王答受之辭周公致太平以後追述其事序其進戒之意則言天命之可畏不可不以敬承之天監之甚明不可以爲遠而忽之周公又爲引伸其意以代嗣王答受以辭卽以申誡嗣王焉上二篇言陟降此亦言陟降皆指上接天下接人而言厥家謂武王所以克定厥家者厥士謂武王所以保有厥士于以四方者此周公誡嗣王之善承武志也天降監下民無曰不在是其事謂四方之事非止謂王宮邦君室也然其事實繫於人主之一心所謂念茲在茲釋

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言信由己壹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此所以上接天下接人也閔予小子之詩言皇祖以直道上事天下治民是以高位於上帝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皆以敬爲家法以答羣臣敬之之戒又謙言不聰者明以生知聰以作謀修身在明納善在聰明則身安聰則言聽日有所成月有所行嗣王當於春秋典學不可不急也終始無一息不自悉於學然後能以己之明繼天之明此古人之明明德無所不用其極也說文弗大也讀若予違女弼仔克也弗亦作佛假借字禮中庸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音義云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鄭注費猶佖也其實中庸之義言君子之道貴乎中庸道極其大而道反隱故聖人有

不知不能也與傳義佛訓大同釋詁肩訓克故傳以仔肩爲
克鄭易大爲輔非任亦克也佛時仔肩卽大誥所謂遺大投
艱于朕身是也又言天有顯道不已者命人有顯德不已者
行羣臣旣言天命之不易知天道之高而且高者近在瞻視
之間而其待人而行者苟非至德無以收之則以己之明繼
天之明嗣王不可不勉而扶助以庶幾有成在羣臣之戒示
己也此周公取人之善以爲善訪人之謀以爲謀其諸成周
太平之基乎疏言定本集注作天謂天高又高在上周易無
作无改譌作天桑桑傳代天功者食天祿本皆作無功其誤
同也漸作浸音義云浸子鴆反是音義本亦作浸事作士假
借字疏謂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言其能察理衆事是士爲事

之義又言佛之爲大其義未聞皆未之攷也

小誥

序曰小誥嗣王求助也

謹案小誥者指誥殷之事而言也謂之小誥者周公自謂誥
殷之事小於伐紂之事以繼大武之後故曰小誥東山之詩
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悲管蔡也豈有懲管蔡流言不登誅
之後反叛而作亂如鄭所說者哉閔予小子之三所述成王
始除喪朝廟謀廟在東征之前小誥所述成王旣黜殷命懲
三監之叛劼殷遺求助於邦君御事在東征之後洛誥曰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
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衞而封康叔五年營成

周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毛無辟居之事以詩前後推之蓋成王諒闇周公爲冢宰百官總己以聽除喪後周公即東征東征之二年成王感風雷之變迎周公於奄則誕保受命自東征始此詩雖東征以後之事然亦在七年之中王肅妄謂閔予小子是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正義遂疑毛意當然并疑小毖亦一時之事皆非傳義且洛誥所謂七年蓋成王即位之九年書綜其年數故言七年非謂紀年也而鄭乃謂周公攝政稱元年及致政成王而又改元此皆尸佼孫卿之徒創爲邪說以爲亂臣賊子所藉口漢儒襲誤承譌遭新莽之篡緣飾經藝侮亂天常猶不能悟誠可爲憤歎者矣閔予小子正義又謂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

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誕妄不經莫此爲甚夫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固不得謂之攝政而三年稱子者成王也除喪朝廟者亦成王也且書序明言周公相成王矣詩序明言嗣王朝於廟謀於廟矣皆不之信而必襲取異說誣周公以稱王貶成王爲太子父子之名君臣之位任其所變易而以爲此經師之家法也豈不悖哉多方序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與此詩爲一時事謂之求助者非獨求助於邦君御事且求助於殷侯尹民也多方曰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言其始之求助也又曰爾邑克明上不碁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言今後之求助也多士曰爾惟克勤乃事克閱于乃邑謀介比事明言其

求助於殷遺多士而成洛邑也毖殷之事周公所以誕保文武受命而皆嗣王之求助也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明乎求助之義然後知成周所以致太平者小毖之詩其孺子王祈天永命者乎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謹按正義讀予其懲而絕句唐開成石經毖後患毖下旁注彼字以毖彼後患爲句葢武王克殷立武庚祀各宅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惟仁之親矚乎若天下之已定矣多士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又曰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當伐殷之時周公何不即求所以毖後患者必待懲三監之叛而後悟哉不知五年須夏天之命也武王不敢違四國是匡亦天之命也周公不敢後非不慎於前而獨慎於後也釋訓荓作卑蜂作夆摩作掣卑夆亦假借字說文荓作𥫱使也从𠂤誖聲說文言部無誖字玉篇云誖匹丁切言也誖卽聘訪之聘重文說文脫耳說文蜂作烽使也从𠂤夆聲讀若鑾夂部夆牾也从夂丰聲讀若縫𥫱烽皆訓使而有順逆之異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也說文癖引縱曰癖从手癈省聲掣卽癖之俗字癖曳亦兼行止言之多士多方之誥毖言天命而小毖之詩獨反求諸己彼爲四國言此爲嗣王言也聖人之於天道行有不得者明知其爲命而必引以爲己過此所以爲求助之辭

而非悤殷之辭也王肅說稍近之箋非傳意正義誤也傳以
桃蟲鷦爲鳥之始小終大者與流離之少好長醜皆古有是
言如田鼠爲鴛鴦爲蛤雉爲蜃非必盡人所目驗也
故方言桑飛或謂之過贏蜾蠃蒲盧皆物善變化之名也鴞
鴟鴟亦謂之巧婦各據所聞而言正義以爲不知所出遺
諸後賢得闕疑之旨矣詩蓋謂殷命雖黜然民心未定迪屢
未同極之於罰殛而不怨其爲辛苦毒螫之害豈在他人哉
如鄭所言非求助之義也酒誥諄諄以誡妹土嗣謂之殷肱
多士亦稱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謂之故國則悤殷之誥皆求
助之辭也皆愼之於其始也此未堪家多難與訪落文同皆
以繼大武所謂武志一日未畢則成王之喪不可一日除猶

是志也在太平之後溯集蓼之時創鉅痛深君臣相戒成周
所以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者其在茲乎

載芟

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歌詩頌於外祭祀郊祀明堂之
謹案載芟良耜皆祭社稷之詩頌於外祭祀郊祀明堂之
外惟及社稷天地社稷祭之大者也詩辭獨詳言民事於三
十一篇之中文體特異蓋王者功成致太平必極之於民事
以觀其盛無一人不樂其生無一物不得其所故以二詩爲
告成功於神明之極則焉此與豐年異者豐年言高廩藏盧
盛之委爲民力之普存故極九畟之數言之此則言成王之
時萬民所治田業皆年豐歲稔收穫之多至於萬億及秭其

辭雖同而義各有指也籍田之籍說文作藉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从耒昔聲是藉从借得聲亦會意也說文本無借字故从昔聲不言从俗省籍是假借字應劭釋爲典籍臣瓚又以爲蹈籍皆誤正義說是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噴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謹案傳訓畛爲場音義作易本又作場音亦陽謂井牧畛謂

疆畔也說文云畛井田間陌也信南山傳曰場畔也隰者隰皐之地也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溉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隰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乘詳王制疏此據始制井牧而言故云載芟載柞正義謂開地之初是也井牧之地先正經界有經界而後田間有道

路經言徂故訓畛爲易以廣其義非謂易之主也正義誤說
文無場字古文場皆作易是毛詩本作易作場者俗本也思
媚其婦有依其士言其婦子在畝畝之內和順
孝弟之風焉言王化之成也說文云喰聲也傳訓眾言農人
食之急恐誤田事眾食之聲喰然也其婦子相勞苦之故媚
之依之箋云逆而媚愛之又云勸其事勞不自苦非詩意也
說文刀部劉刀劒刃也籀文作㓝从㓝从刃从各毛詩借略音義
云假載毛並如字正義亦云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之㓝以
此利㓝始耕於南畝之中鄭破字易傳與大田箋同大田詩
以我覃㓝傳曰覃利也音義覃以冉反㓝作略劉作覃傳皆
訓利皆假借字達訓射者射繹達皆以聲轉相注射義曰射

之爲言繹也趙岐孟子序者射也注云射者三耦四矢以達
物導氣也是射有達繹正義生民傳達訓生此傳必訓射者
土經言實函斯活擊鼓傳活亦訓生活達皆言生無須再釋
故與函對文生義言包含在中者射達而出也苗始生葉卽
耨隴草隤其土以附根及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故根深能風
與旱綿綿其瓜承上驛驛其達三句與生民實方實苞實種
實發義同既言其生之速又言其功之勤也旱麓傳曰濟濟
眾多也此訓難者載芟載柞箋訓始載穫亦當訓始重其事
之始故言始穫者終事也而言始知爲難辭也正義云百禮
言多檢定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是俗本有此四字竇
之初筵豐年皆無傳故正義以爲衍文但箋於三詩其說各

異則傳亦或別釋之也說文飶食之香也引此詩有飶其香音義飶字又作苾或三家詩說文所偁蓋詩毛氏也音義椒子消反徐子料反沈作俶尺叔反沈重無故改字音義說是也然椒猶飶當從徐邈讀子料反與東門之枌同亦謂芬香之物非茉椒也振訓自者振起也溯所自起也魯語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蓋周頌郊正禘祫之禮多周公所定惟社稷之祀則皆從古祀典未之有改故載芟曰振古如茲良耜曰續古之人以是二篇終太平告神明之樂歌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所通行者惟社稷爲然有飶其香邦家之光謂天子諸侯大夫之禮有椒其馨胡考之寧謂庶人之禮自上以下自古至今莫不如是而鄭以邦家之光爲饗燕以胡考之寧爲祭祀非傳意也

良耜

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

謹案良耜與載芟義既相同文亦互見于耦言耕作百室言收穫故箋合解之前篇言胡考之寧後篇言婦子寧止由尊及卑前篇言百室盈止由大至小溯其所由起曰振古如茲美其所由繼曰續古之人是二詩本首尾相貫告成功於神明之樂歌於內祭祀以豐年徵太平之極盛於外祭祀以載芟良耜徵太平之極盛故其辭皆云萬億

及稌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噫嘻爲祈豐年爲報載芟爲祈艮耜爲報一也而序次不同者噫嘻豐年有外內祭祀之別而載芟艮耜則皆祭社稷之樂歌又豐年與有瞽復列於九夏此其所以異與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謹案說文云畟治稼畟畟進也从田人从夂引此詩釋訓音義畟本作稷蓋假借字故傳訓測測以聲相近轉注測測爲盡極之意呂覽論人篇不可測也注測盡極也言利耜入地之深若從說文則畟有本訓非借聲是傳義同爾雅不同說文矣文選江賦青綸競糾注云糾繚也葛屨傳糾糾猶繚繚疏以爲稀疏之貌據下可以履霜而約其義非傳意王逸楚辭繚之兮杜衡注繚縛束也糾結束縛其笠以禦暑雨防墜失也葛屨亦然其非稀疏之貌明矣趙訓刺者考工記粵無鎛注引詩作其鎛斯摠字書摠無正訓臣工傳鎛鎒說文槈薅器也或作鎒下云以薅茶蓼知鎛爲薅器則摠亦指薅草而言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趙行注趙猶超騰其鎛斯趙言去草之疾速也方言胠扛南楚之間謂之趙注趙當作兆聲之轉也中國亦呼爲挑胠是摠卽挑之異文廣雅云挑疾也荀子箴賦云頭銛達而尾趙繚者耶頭喻箴鋒尾喻線鋒銛而線繚趙達卽挑達

言其速疾說文叉滑也引詩岌兮達兮是趙捌挑岌皆一聲之轉滑亦速疾之意也傳以刺訓趙亦言刺草之速說文云趁趙久也趁趙皆速而謂之久蓋反言以相訓也說文薅拔去田草也从艸好省聲籀省作薅或作茠引詩作既茠荼蓼是詩以當作已漢隸通也此皆言夏畦之苦前篇則但言春耕辭各有所指也正義云所積聚者其高大如城雉之峻肚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城之與牆俱得爲墉此比高大故爲城也傳意或然百室之義箋疏詳矣婦子盡止但言婦子之安盡與前篇胡考之盡同義箋言無行饁之事非傳意生民以興嗣歲傳曰興來歲繼往歲此云續往事者歲與事義互相足彼言穀熟後祭故以歲言此言太平之事故以事言也

必言古之人者言始爲社稷者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凡立社稷而祀之者皆以爲民也故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春祈秋報之歌惟陳民事以是爲王者功成致太平之極論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言聖君賢相相接續然後王化成民俗美箋謂求有良司穡其義褊矣

絲衣

序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謹案周頌三十一篇本皆祭祀之樂歌外祭祀始於郊祀明堂終於社稷內祭祀始於禘祫終於繹賓尸此舊第也夫子反魯正樂以三象爲頌之始每什以武志爲頌之終而以周公相成王繼序文武之道者經緯其間則周之所以成王業

致太平者如指諸掌矣序又引高子之說以廣異義謂之博
文正義以爲別論他事非也杜佑通典云周制仲秋之月祭
靈星於國之東南東南祭之就歲星之位也歲星爲星之始
最尊故就其位王者所以復祭靈星者爲民祈時以種五穀
故報其功也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紑載弁
俅俅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今按鼜鷖每云尸
據傳天子諸侯祭社稷尸也今祀靈星言公尸未詳所出是
通典以靈星爲歲星與張晏說異五經通義所引傳說如絲
衣鼜鷖皆非毛義葢三家詩有此說與高子同詩序引此非
以證賓尸之事明矣載芟良耜言外祭祀此言內祭祀毛義
固然高子則三詩皆爲民祈時之詩義亦可通正義以高子

卽孟子弟子公孫丑所稱之高子經典釋文毛詩敘錄徐整
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
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
公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
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
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此高子葢卽高行子高行子爲子
夏弟子不得與孟子同時其一說則子夏三傳而爲孟仲子
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卽維天之命傳所稱是也小弁傳所
引之高子乃公孫丑所稱與此高子異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
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謹案說文云紑白鮮衣皃引詩作素衣其紑言素衣則是皮弁服非爵弁服矣與毛以爲祭服異義或三家說也靈星之尸服皮弁者尚質也大蜡皮弁素服而祭蜡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靈星之祀亦以報歲事之成故其服同也義亦可通說文又云俅冠飾皃詩曰弁服下有俅俅二字衍但以俅俅爲弁服不必主戴弁之人言亦與毛異也又云鼏鼎之絕大者魯詩說鼏小鼎則並載毛與三家異義又云鼏鼎之圜掩上者引此詩又云俗鼏从金从茲而音義遂謂說文作鎡字又謂說文俅作絿皆誤毛與三家說雖不同而序亦兼舉異義至於堂基羊牛鼏鼏從小至大從重至輕或祭於堂或祭於門或用少牢或用太牢則凡典祀皆可概見故周頌祭

祀之樂歌以三詩次最後見太平王道之成末言兕觥其觩者蓋靈星與社稷自天子諸侯以至家邑縣都皆祭之載芟曰胡考之寧絲衣曰胡考之休自上以下莫不受其安寧壽考休美之福則大同之世也正義本吳作娛娛卽吳之重文音義云吳舊如字譌也說文作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以鐘鼎文考之何說是也吳與吳文各異吳从口虞省聲虞古文驁虞字篆吳作娛說文則從女部又以古文吳爲古文吳而字遂吳吳無別矣詳見古文甲乙篇

酌

序曰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謹案武酌二舞諸家說多歧誤內則舞勺舞象注云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疏引熊氏云勺籥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也舞象謂武舞也熊氏云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也墨子以象爲武王樂董生書以武爲文王樂白虎通云武王曰象周公曰酌合曰大武漢志云武王作武屬公作勺不知武即酌酌即武象武可並舉武酌不可並舉也故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仲尼燕居曰下管象武內則曰舞勺舞象言酌不言武言武不言酌知酌即武矣燕禮曰若舞則勺注云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大射禮曰公入驁注云驁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驁者於路寢無出入也竊謂金奏驁夏即告成大武之詩而大武之舞則奏以武故驁與酌亦不並舉也廣雅曰驁大也與渠同義渠取象於水驁取象於馬王出入歌王夏公出入歌驁夏則大小又有差矣傳養爲取則序亦爲取老子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注云取治也周禮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亦云養猶治也是養取皆訓治言武王能斟酌先祖之道以治天下正義謂序傳箋養有三義其實傳與序無異義也唯箋與傳不同耳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謹案酌爲告成大武而武序曰奏大武者猶維天之命爲告太平而維清曰奏象舞也論語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鄭注云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故告成大武是武王時事告太平是成王周公時事也武王未致太平故大武六成而終周公致太平然後作三象以嘉文王之德於是武象爲九成矣蓋武王克商卽作大武六成時三象未作故用夏籥文舞與武舞序興而爲九成呂氏春秋曰武王克殷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爲大武此告成大武之事也告成之詩與奏樂之詩雖同作於致太平之後而武舞象舞非同時並作明矣左傳所謂耆昧者武者定爾功傳曰者致也言武王大合衆以成王功之美率文王之事底商之多罪貽爽闇昧大燿乎光明文王之伐功既大而武王之卒其伐功者又大也大誓曰惟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譟師乃摠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所謂師克在和不在衆也蹻蹻大武之容也晏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大武六成自正邦君正邦伯以及誓師執戈夾進迄乎布憲施舍治庶邦皆王之造也其略在周書世俘篇中載用有嗣卽武所謂嗣武受之也言武王用是繼文王也大誓又曰齊栗允哉予受先公爵力賞罰以定厥功明於先祖之遺其所受之事信於衆者以其能斟酌先祖之道也先祖后稷也作大武以告武成於祖廟非謂告成大武之樂也正義誤韓詩外傳曰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故審其所以養

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至致通是韓詩亦以養爲治以左傳者昧爲致昧箋謂養是闇昧以老其惡失之矣

桓

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謹案武志者大武之志記也酌桓類般繁遏渠皆武志也武有七德故以樂歌之大者七篇志之所謂使子孫無忘其章者是也周頌三十一篇繁遏渠系清廟之什武系臣工之什酌桓類般系閔予小子之什武不在七篇之數以爲卒章左傳唯賚爲三章桓爲六章與今第異然其掌故抑有可攷者焉桓於九夏當爲昭夏所歌周官大司樂職曰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又曰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注云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然則唯祭祀奏昭夏矣而祭祀之入牲又唯祭天爲尤重禮記郊特牲正義云其圜丘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煙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通典引有而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鐘之樂六變以祭其神天皇之神爲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祭天無祼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不祼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無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又云祭天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

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土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類禮依郊祀爲之經曰於昭于天序雖類禡並舉而所主亦在類也序又言講武以類禡是師祭故以講武明之爾雅宜乎社亦天子出征之禮而題上事則云講武桓非講武之詩明矣正義謂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名篇非序意周書克殷曰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於軍史記之作祠禱祠謂禡也此武王克殷禡祭之事也皇矣之詩曰是類是禡傳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言類在國境之內禡在所征之地董生書曰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

辭曰潛波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類而後伐崇則武王亦類而後伐殷須歌其事故曰武志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謹案正義既言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引左傳周饑克殷而年豐以釋箋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此前後不相顧者也周書大匡曰文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雖出於太公陰符而左傳亦多劉歆等所私改皆當闕疑桓爲武志則所歌必武王伐商時事可知不得謂誅紂之

後亟有豐年也詩人蓋言萬邦雖安豐年雖屢天命固不可恃故以匪解爲事天之戒牧誓曰尙桓桓注云威武貌釋訓曰桓桓威也致天之威有武德以成王功保有其事爲國方所歸往言其事皆天之事也酌言信此言保唯衆所信然後爲天所保也言厥家者本天命以言之也董生書曰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是家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子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周之至德升昭於上天既定予是家定使是家其閒無時不與天相接夏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庶官皆代天之官而況天之所予天之所使乎乃猶以爲一家之事乎箋言代紂於義偏矣桓與時邁思文皆志聖人事天之禮曰思文曰立

極曰率育曰懷柔曰明昭曰匪解匪解則無時不與天命流通而往來相應此詩人之善言天者也

賚

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謹案皇甫謐帝王世紀雖皆有所據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周書世俘曰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于周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以庶邦祀馘于周廟荀子儒效曰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則四百當爲四十謐亦約舉成數言之耳亦未必皆當時事實也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何晏云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以下卽墨子所引武王將事泰山隧之辭仁人謂太公尙江熙云周告天之文也不雜東晉古文尙書說皆信而可徵序必本之所以錫予善人者明文王勤用明德受天大賜而武王適當之故使周家富於善人商頌曰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此推言湯之與天心齊信爲天之所予所以降予卿士也大封功臣必推言天所以錫予善人之故非周公孰能作之廟是周之祖廟呂氏春秋古樂謂之京太室文王之廟武王之禰廟也正義引樂記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蓋周公作洛太平而制禮樂然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克殷之時祀於周廟不必指

言文王廟詩本之文王亦言所以錫予善人之故未嘗謂封功臣必於文王廟也此與洛誥王入太室祼謂文王廟者不同祭統言必賜爵祿於太廟明封功臣不於禰廟矣賚於九夏當爲章夏所歌杜子春云臣有功奏章夏是與

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謹案梓材曰先王卽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旣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謂文王也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謂武王也文王勤勞以受天命武王自謂當之謙不敢當天之大賚也言天之所以錫予善人惟文王之明德也武王受是先事當是先事敷布之陳繹之思維

之其自彊而不敢解怠者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裴俌之往來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惟茲善人故武王膺大命革殷皇皇乎憂天下之未定又惟我裴徂邦君求所以定是周所受天之大命不可不陳繹文王之勤勞不可不思惟文王之明德故又歎息而申誡之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武王於入商之日曠乎若天下之已定及將事泰山隧遂燔柴以告於天太公爲仁人諸功臣皆善人其受爵祿於廟也不言其勳名慶賞而競競乎所以定命者此其受封之功臣皆數百年保天之祿流及子孫惟繹思文王之典以明德爲上帝懷以明德爲天下主庶邦於是方來庶邦於是丕享故知聖人之勤又當知聖人之止知聖人之止無非至善則所以錫予善人者乃可得而言矣

殷

序曰殷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殷樂也

謹案白虎通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隕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建初論五經詩三家魯故居多則以殷爲封禪者魯詩說也正義謂酌桓賚殷皆武王克商時事時邁疏辨武王必不封禪詳矣又言武王不封禪而巡守此序祀四嶽河海與時邁序告祭柴望皆言巡守武王既克商二年有疾周公作金縢又三年而崩計武王克商後在位五年故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周禮十二歲一巡守是武王不得再巡守也一巡守而

時邁歌之般又歌之一在執競思文之前一在酌桓賚之後雅頌得所竊有惑焉則此序巡守而三字衍文也周頌三十一篇傳文少者僅六七言或有脫略爲後人所潤色如此類者往往而有唯酌桓賚般說所以名篇之意乃詩故之有所受者非漢儒所能增會也時邁曰時邁其邦謂諸侯之邦也般曰於皇明周謂周京也般不言諸侯之邦而言周京則非巡守矣般與周書度邑相表裏蓋王畿千里兩京匹休其辨方正位以建王國者烈考之大訓具在此詩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是也度邑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有嶽丕顧瞻於河宛瞻於伊洛無遠天室

其曰茲此武王度洛邑以命周公者也般詩蓋言周自太王遷邑作京至武王克商而後通千里爲封畿五嶽分布聚以作對於京此邁般集大命之始也故以此終武志般於九夏當爲族夏所歌序言般樂也蓋言其聲音所感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是也杜子春云族人侍奏族夏尚書大傳曰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宗室有事族人皆侍雖爲天子猶大宗也般有天下和一之義而先王先公之遺澤在焉故奏以樂族人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謹案於皇時周當從白虎通義作於皇明周見王應麟詩考周謂周

京也於乎美哉周之先王先公明於天命以知未然實惟作
京爲王迹所起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天作之頌曰天作高
山高山非四嶽也周易隨之履曰王用享于西山升之恒曰
王用亨于岐山周之王迹始於岐山高山謂岐山明矣陟升
也升其高山既通殷集大命度天室定天保也傳高山四嶽
也當作隮山喬嶽高嶽四嶽也引經附傳時既刪幷經句又
以喬嶽在隮山下復改高嶽爲高山時邁傳曰喬高也高嶽
岱宗也司馬遷曰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
克殷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惟成王以爲成王封禪亦
三家詩說也岱山爲兗州鎮武王入商卽將事泰山隧禮固
宜然此言周之高山而及隮山喬嶽之布於天下者則高嶽

不指一方而言故不言雍州之嶽而言四嶽也先言喬嶽後
言隮山便文耳釋山曰銳而高喬又曰巒山隮郭璞云謂山
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釋文引字林云山之施隮者說文云
隮山之墮雍熙本小徐本無隮字韻會引重墮字皆誤者从山从隋會韻作障省作隮墮字林放之當作山之嶞嶞小者
聲讀若相推落之墮以說文字林放之正義以爲嶞嶞然則重隮字也說文又云巒山小而銳則隮
山爲山之卑且小者矣五嶽之名釋山曰河南華河西嶽河
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鄭氏大司樂注云五嶽岱在兗州衡在
荆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幷州則据職方氏言之疏引
康誥注云岐鎬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洛
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封禪書亦言三代之君皆在河洛

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
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幷在東方蓋學者但見周室東
遷岐鎬皆在秦境故以嵩高爲中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恆五
嶽皆以王者之都定其方位此鄭氏大宗伯注所以異於大
司樂也而釋山之未重出五嶽之名又以霍爲南嶽其霍與
衡之爲一爲二且不必辨然釋山首列五嶽所在乃大禹主
名山川之舊故周公著之於爾雅而後世直以秦制疑周制
幷誣唐虞夏殷之制不已過乎周自棄岐鎬之地於秦又爲
晉所侵地分日削反謂岐鎬在五嶽之外不知武王周公之
建邦畿以爲民極者其規橅固遠矣禹貢曰道汗及岐至于
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

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
桐柏至于陪尾道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
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馬融以爲三條道汗北條西
傾中條嶓冢南條鄭氏以爲四列道汗爲陰列西傾爲次陰
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地理志右扶風汗吳山在
西古文以爲汗山汗山卽吳嶽也九州之山道始於汗而恆
山至碣石入海同爲逆河下流當由於此允猶翕河允信也
猶道也由汗以至碣石北條山之首尾也天官書曰中國山
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碣石三條皆可推而知周
公之謀作雒承武王度邑之誥自有嶽以至三塗南北相望
隩山喬嶽綿亘千里華嶽岱宗皆在王畿之內岷山至衡山

以過江恆山至碣石以入海四嶽分布天下拱衛神京哀時之對時周之命時是也是周京也天之對也周之命也四嶽河海皆聚而祀於王者之都不必巡守而後各祭於其方之嶽也故曰殷祀四嶽河海也此毛義之長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三十七終

湘陰吳光堯
長沙王先愼校